

晉書

卷七十六之
八十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96)	
函號	剛 10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晉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華文庫

王舒

子允之

王舒字處明丞相導之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少為從
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恒處私門潛心學
植年四十餘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及敦為青州舒往
依焉時敦被徵為祕書監以寇難路險輕騎歸洛陽委

康熙十五年重修

晉書卷七十六

列傳

棄公主時輜重金寶甚多親賓無不競取惟舒一無所
取益爲敦所賞及元帝鎮建康因與諸父兄弟俱渡江
委質焉叅鎮東軍事出補溧陽令明帝之爲東中郎將
妙選上佐以舒爲司馬轉後將軍宣城公褚裒諮議叅
軍遷軍司固辭不受裒鎮廣陵復以舒爲車騎司馬頻
領望府咸稱明練裒薨遂代裒鎮除北中郎將監青徐
二州軍事頃之徵國子博士加散騎常侍未拜轉少府
太寧初徙廷尉敦表舒爲鷹揚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
蠻校尉監荊州沔南諸軍事及敦敗王含父子俱奔舒
舒遣軍逆之並沉于江進都督荊州平西將軍假節尋
以陶侃代舒遷舒爲安南將軍廣州刺史舒疾病不樂
越嶺朝議亦以其有功不應遠出乃徙爲湘州刺史將
軍都督持節如故徵代鄧攸爲尚書僕射時將徵蘇峻
司徒王導欲出舒爲外援乃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
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
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它郡於是改會字爲鄒
舒不得已而行在郡二年而蘇峻作逆乃假舒節都督
行揚州刺史事時吳國內史庾冰棄郡奔舒舒移告屬
縣以吳王師虞駿爲軍司御史中丞謝藻行龍驤將軍
監前鋒征討軍事率衆一萬與庾冰俱渡浙江前義興

太守顧眾護軍參軍顧颺等皆起義軍以應舒舒假眾揚威將軍督護吳中軍事颺監晉陵軍事於御亭築壘峻聞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諸弟以悅東軍舒率眾次郗之西江爲冰藻後繼冰颺等遣前鋒進據無錫遇賊將張健等數千人交戰大敗奔還御亭復自相驚擾冰颺等並退于錢唐藻守嘉興賊遂入吳燒府舍掠諸縣所在塗地舒以輕進奔敗斬二軍主者免冰颺督護以白衣行事更以顧眾督護吳晉陵軍屯兵章埭吳興太守虞潭率所領討健屯烏苞亭並不敢進時暴雨大水賊管商乘船旁出襲潭及眾潭等亦敗潭還保吳興眾退守錢唐舒更遣將軍陳孺率精銳千人增戍海浦所在築壘或勸舒宜還都使謝藻守西陵扶海立柵舒不聽留藻守錢唐使眾颺守紫壁於是賊轉攻吳興潭諸軍復退賊復掠東遷餘杭武康諸縣舒遣子允之行揚烈將軍與將軍徐遜陳孺及揚烈司馬朱燾以精銳二千輕邀賊於武康出其不意遂破之斬首數百級賊悉委舟步走允之收其器械進兵助潭時賊韓晃旣破宣城轉入故鄣長城允之遣朱燾何準等擊之戰於于湖潭以彊弩射之晃等退走斬首千餘級納降二千人潭由是得保郡是時臨海新安諸山縣並反應賊舒分兵悉

討平之會陶侃等至京都舒渾等並以屢戰失利移書盟府自貶去節侃遣使敦喻不聽及侃立行臺上舒監浙江東五郡軍事允之督護吳郡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既而晃等南走允之追躡於長塘西復大破之賊平以功封彭澤縣侯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諡曰穆長子晏之蘇峻時爲護軍叅軍遇害晏之子崑之嗣卒子陋之嗣宋受禪國除晏之弟允之最知名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敦謂爲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已便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汚鳳旣出敦乘照視見允之卧吐中以爲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議事白舒舒卽與導俱啓明帝舒爲荊州允之隨在西府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官帝許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功封番禺縣侯邑千六百戶除建武將軍錢唐令領司監都尉舒卒去職旣葬除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從伯導與其書曰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輿海內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羣從死亡略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

未除宣城內史監揚州江西四郡事建武將軍鎮于湖
咸康中進號西中郎將假節尋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
莅政甚有威惠時王恬服闋除豫章郡允之聞之驚愕
以爲恬丞相子應被優遇不可出爲遠郡乃求自解州
欲與庾冰言之冰聞甚愧卽以恬爲吳郡而以允之爲
衛將軍會稽內史未到卒年四十諡曰忠子晞之嗣卒
子肇之嗣

王虞

弟彬

彬子彪之

王虞字世將丞相導從弟而元帝姨弟也父正尚書郎
虞少能屬文多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弈雜伎
辟太傅掾轉參軍豫迎大駕封武陵縣侯拜尚書郎出
爲濮陽太守元帝作鎮江左虞棄郡過江帝見之大悅
以爲司馬頻守廬江鄱陽二郡豫討周馥杜弢以功累
增封邑除冠軍將軍鎮石頭領丞相軍諮祭酒王敦啓
爲寧遠將軍荊州刺史及帝卽位虞奏中興賦上疏曰
臣託備肺腑幼蒙洪潤爰自齟齬至于弱冠陛下之所
撫育恩侔於兄弟義同於交友思欲攀龍鱗附鳳翼者
有年矣是以昔忝濮陽棄官遠跡扶持老母攜將細弱
越長江歸陛下者誠以道之所存願託餘庇故也天誘
其願遇陛下中興當大明之盛而守局遐外不得奉瞻

大禮聞問之日悲喜交集昔司馬相如不得覩封禪之事慷慨發憤況臣情則骨肉服膺聖化哉又臣昔嘗侍坐於先后說陛下誕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於額之左相者謂當王有四海又臣以壬申歲見用爲鄱陽內史七月四星聚于牽牛又臣郡有枯樟更生及臣後還京都陛下見臣白兔命臣作賦時琅邪郡又獻甘露陛下命臣嘗之又驃騎將軍導向臣說晉陵有金鐸之瑞郭璞云必致中興璞之交筮雖京房管輅不過也明天之歷數在陛下矣臣少好文學志在史籍而飄放遐外常與桀寇爲對臣犬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報天施而嘗負屢彰恐先朝露填溝壑令微情不得上達謹竭其頑獻中興賦一篇雖未足以宣揚盛美亦是詩人嗟嘆詠歌之義也文多不載初王敦左遷陶侃使虞代爲荊州將吏馬俊鄭攀等上書請留侃敦不許虞爲俊等所襲奔于江安賊杜曾與俊攀北迎第五猗以距虞虞督諸軍討曾又爲曾所敗敦命湘州刺史甘卓豫章太守周廣等助虞擊曾曾衆潰虞得到州虞性雋率嘗從南下日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倚舫樓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爲傷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虞在州大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於是

大失荆土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徵虞爲輔國將軍加散
騎常侍以母喪去職服闋拜征虜將軍進左衛將軍及
王敦構禍帝遣虞喻敦旣不能諫其恃逆乃爲敦所留
受任助亂敦得志以虞爲平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荆
州刺史尋病卒帝猶以親故深痛愍之喪還京都皇太
子親臨拜柩如家人之禮贈侍中驃騎將軍諡曰康明
帝與大將軍溫嶠書曰痛謝琨未絕於口世將復至於
此並盛年雋才不遂其志痛切于心虞明古多通鯁達
有識致其言雖未足令人改聽然味之不倦近未易有
也坐相視盡如何子願之嗣仕至東海內史願之弟胡
之字脩齡弱冠有聲譽歷郡守侍中丹陽尹素有風眩
疾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損石季龍死朝廷欲綏輯河洛
以胡之爲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假節以疾回辭未行而
卒子茂之亦有美譽官至晉陵太守子敬弘義熙末爲
尚書

彬字世儒少稱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命光祿大夫傅
祗辟爲掾後與兄虞俱渡江爲揚州刺史劉機建武長
史元帝引爲鎮東賊曹參軍轉典軍參軍豫討華軼功
封都亭侯愍帝召爲尚書郎以道險不就遷建安太守
徙義興內史未之職轉軍諮祭酒中興建稍遷侍中從

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顛遇害彬素與顛善先往哭顛甚慟既而見敦敦恠其有慘容而問其所
以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謬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恠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爲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頭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

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陵爲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俄而以彬爲豫章太守彬爲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遷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疆盛時能立回異此非常人所及觀衰危必興愍惻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于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爲恨敦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

守籍之並是敦親皆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其
後昆雖或有違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公之近親乃原
之徵拜光祿勳轉度支尚書蘇峻平後改築新宮彬爲
大匠以營創勳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右僕射卒官年
五十九贈特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諡曰肅長子彭之
嗣位至黃門郎次彪之最知名

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初除
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爲尚
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旣不足計
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遂爲郎鎮軍將軍

武陵王晞以爲司馬累遷尚書左丞司徒左長史御史
中丞侍中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矯
從兄球詣州訴寃揚州刺史殷浩遣從事收毅付廷尉
彪之以球爲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州
相反覆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比之
張釋之時當南郊簡文帝爲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
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何者
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
心於僥倖矣遂從之轉吏部尚書簡文有命用秣陵令
曲安遠補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補湘東郡彪之執

不從曰秣陵令三品縣耳殿下昔用安遠談者紛然句
容近畿三品佳邑豈可處卜術之人無才用者邪湘東
雖復遠小所用未有朗比談者謂頗兼卜術得進殿下
若超用寒悴當令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實未足充此選
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
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爲殿
下計皆自爲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旣
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
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
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
必旋旆若不順命卽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
裁無故恩恩先自猖蹶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
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進時衆
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彪之上議曰爲政之道以得賢爲
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蒞任贊時職思其憂
也得賢之道在於蒞任蒞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
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
採速成之譽故勳格辰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邇聲冠百
代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
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

後去來更相代補非爲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脩
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脩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
職官省則選清而得又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
人又於其事事又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
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大常望雅而職重然
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數可以并太常宿衛之
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
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
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
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於事則無闕也凡餘諸
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住所帖而領之若未能
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
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雖緝熙之隆康哉之歌
未可使庶官之選差清蒞職之日差久無奉祿之虛費
簡吏寺之煩役矣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
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官
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
不復入宮則直侍頓闕王者宮省空矣朝廷從之既而
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苻堅苻眉請兵應接時
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營復山陵屬彪之疾歸上簡文

帝賤陳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果詐
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
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過之轉領軍將
軍遷尚書僕射以疾病不拜徙太常領崇德衛尉時或
謂簡文曰武陵第中大脩器械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
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
以懷異同者或復以此爲言簡文甚悅復轉尚書僕射
時豫州刺史謝弈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代弈者對
曰當今時賢備簡高監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
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
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
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領曰君言
是也後以彪之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居
郡八年豪右斂跡亡戶歸者三萬餘口桓溫下鎮姑孰
威勢震主四方脩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
誠爲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靜之宜自當諮稟脩敬若
遣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遣溫以山陰縣折
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免彪之彪之去郡郡見罪謫
未上州臺者皆原散之溫復以爲罪乃檻收下吏會赦
免左降爲尚書頃之復爲僕射是時溫將廢海西公百

察震慄溫亦色動莫知所爲彪之旣知溫不臣迹已著
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
取虐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會無懼容溫歎曰作元
凱不當如是邪時廢立之儀旣絕於曠代朝廷莫有識
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
定朝廷以此服之溫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
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
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獎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
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及簡文崩羣臣疑惑
未敢立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
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爲所責矣
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卽位太皇太后令以帝沖幼
加在謀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
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
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不行溫遇疾諷朝廷求
九錫袁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美謂
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
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旣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曰
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又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溫
亦尋薨時桓沖及安夾輔朝政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

親覽萬機時太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年出十歲垂婚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翼戴讚揚立德之謂乎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決政獻替專在乎已彪之不達安旨故以爲言安竟不從尋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詔王公無不得判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不許轉拜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卽位東府殊爲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脩築方之漢魏誠爲儉狹復不至陋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脩補而已疆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爲允豈以脩屋宇爲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未拜疾篤帝遣黃門侍郎問所苦賜錢三十萬以營醫藥太元二年卒年七十三卽以光祿爲贈諡曰簡一子越之撫軍將軍臨之東陽太守

稜字文子彬季父國子祭酒琛之子也少歷清官渡江
爲元帝丞相從事中郎從兄導以稜有政事宜守大郡
乃出爲豫章太守加廣武將軍稜知從兄敦驕傲自負
有罔上心日夕諫諍以爲宜自抑損推崇盟主且羣從
一門並相與服事應務相崇高以隆勳業每言苦切敦
不能容潛使人害之弟侃亦知名少歷顯職位至吳國
內史

虞潭

孫庸文

兄子駿

虞潭字思奧會稽餘姚人吳騎都尉翻之孫也父忠仕
至宜都太守吳之亡也堅壁不降遂死之潭清貞有檢
操州辟從事主簿舉秀才大司馬齊王冏請爲祭酒除
祁鄉令徙醴陵令值張昌作亂郡縣多從之潭獨起兵
斬昌別率鄧穆等襄陽太守華恢上潭領建平太守以
疾固辭遂周旋征討以軍功賜爵都亭侯陳敏反潭東
下討敏弟讚於江州廣州刺史王矩上潭領廬陵太守
綏撫荒餘咸得其所又與諸軍共平陳恢仍轉南康太
守進爵東鄉侯尋被元帝檄使討江州刺史華軼潭至
廬陵會軼已平而湘川賊杜弢猶盛江州刺史衛展上
潭并領安成太守時甘卓屯宜陽爲弢所逼潭進軍救
卓卓上潭領長沙太守固辭不就王敦叛潭爲湘東太

守復以疾辭。及平後元帝，召補丞相軍諮祭酒。轉琅邪國中尉。帝爲晉王，除屯騎校尉，徙右衛將軍。遷宗正卿，以疾告歸。會王合沈充等攻逼京都，潭遂於本縣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衆以萬數。自假明威將軍，乃進赴國難。至上虞，明帝手詔潭爲冠軍將軍，領會稽內史。潭卽受命，義衆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梁，衆咸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鷲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領前鋒過浙江，追躡充。潭次于西陵，爲坦後繼。會充已擒罷兵，徵拜尚書，尋補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成帝卽位，出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加輔國將軍，以討充功。進爵零陵縣侯，蘇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會王師敗績，大駕逼遷，潭勢弱不能獨振，乃固守以俟。四方之舉會陶侃等下潭，與郗鑒王舒協同義舉。侃等假潭節監揚州浙江西軍事。潭率衆與諸軍并勢，東西掎角，遣督護沈伊距管商於吳縣，爲商所敗。潭自貶還節，尋而峻平。潭以母老，輒去官還餘姚。詔轉鎮軍將軍。吳國內史復徙會稽。內史未發，還復吳都。以前後功，進爵武昌縣侯，邑一千六百戶。是時軍荒之後，百姓饑饉，死亡塗地。潭乃表出倉米振救之。又脩滬瀆壘，以防海沙。百姓賴之。咸康中，進衛將軍。潭貌雖和弱而

內堅明有膽決雖屢統軍旅而數有傾敗以母憂去職
服闋以侍中衛將軍徵既至更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給親兵三百人侍中如故年七十九卒于位追
贈左光祿大夫開府侍中如故諡曰孝烈子伉嗣官至
右將軍司馬伉卒子嘯父嗣

嘯父少歷顯位後至侍中為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
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家近
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鯊魚蝦鮓未可致尋當
有所上獻帝大笑因飲大醉出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
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

當帝甚悅隆安初為吳國內史徵補尚書未發而王廞
舉兵叛嘯父行吳興太守嘯父即入吳興應廞廞敗有
司奏嘯父與廞同謀罪應斬詔以祖潭舊勳聽以疾贖
為庶人四年復拜尚書桓玄用事以為太尉左司馬尋
遷護軍將軍出為會稽內史義熙初去職卒於家

驥字思行潭之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於潭然而素行過
之與譙國桓彝俱為吏部郎情好甚篤彝遣溫拜驥驥
使子谷拜彝歷吳興太守金紫光祿大夫王道常謂驥
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
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子谷位至吳國內

史

顧衆

顧衆字長始吳郡吳人驃騎將軍崇之族弟也父祕交州刺史有文武才幹衆出後伯父早終事伯母以孝聞光祿朱誕器之州辟主簿舉秀才除餘杭秣陵令並不行元帝爲鎮東將軍命爲參軍以討華軼功封東鄉侯辟丞相掾祕交州人立衆兄壽爲刺史尋爲州人所害衆往交州迎喪值杜弢之亂崎嶇六年乃還祕曾蒞吳興吳興義故以衆經離寇難共遺錢二百萬一無所受及帝踐祚徵拜駙馬都尉奉朝請轉尚書郎大將軍王敦請爲從事中郎上補南康太守會詔除鄱陽太守加廣武將軍衆徑之鄱陽不過敦敦甚恠焉及敦構逆令衆出軍衆遲迴不發敦大怒以軍期召衆還詰之聲色甚厲衆不爲動容敦意漸釋時敦又怒宣城內史陸晡衆又辨明之敦長史陸玩在坐代衆危懼出謂衆曰卿眞所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雖仲山甫何以加之敦事捷欲以衆爲吳興內史衆固辭舉吏部郎桓彝彝亦讓衆事並不行敦鎮姑孰復以衆爲從事中郎敦平除太子中庶子爲義興太守加揚威將軍蘇峻反王師敗績衆還吳潛圖義舉時吳國內史庾冰奔于會稽峻以蔡

謨代之前陵江將軍張慙為峻收兵於吳衆遣人喻慙
慙從之衆乃遣郎中徐機告模曰衆已潛合家兵待時
而奮又與張慙剋期效節謨乃檄衆為本國督護揚威
將軍仍舊衆從弟護軍將軍颺為威遠將軍前鋒督護
吳中人士同時響應峻遣將弘徽領甲卒五百鼓行而
前衆與颺慙要擊微戰于高祚大破之收其軍實謨以
冰當還任故便去郡衆遣颺率諸軍屯無錫冰至鎮御
亭恐賊從海虞道入衆自往備之而賊率張健馬流攻
無錫颺等大敗庾冰亦失守健等遂據吳城衆自海虞
由婁縣東倉與賊別率交戰破之義軍又集進屯烏包
會稽內史王舒吳興內史虞潭並檄衆為五郡大督護
統諸義軍討健潭遣將姚休為衆前鋒與賊戰沒衆還
守紫壁時賊黨方銳義軍沮退人咸勸衆過浙江衆曰
不然今保固紫壁可得全錢唐以南五縣若越它境便
為寓軍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范明亦謂衆曰此
地險要可以制寇不可委也衆乃版明為參軍明率宗
黨五百人合諸軍凡四千人復進討健健退于曲阿留
錢弘為吳令軍次路丘卽斬弘首衆進往吳城遣督護
朱祈等九軍與蘭陵太守李閔共守慶亭健遣馬流陶
陽等往攻之閔與祈等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峻

平論功衆以承檄奮義推功于謨謨以衆唱謀非已之力俱表相讓論者美之封鄱陽縣伯除平南軍司不就更拜丹楊尹本國大中正入爲侍中轉尚書咸康末遷領軍將軍揚州大中正固讓不拜以母憂去職穆帝卽位何充執政復徵衆爲領軍不起服闋乃就是時充與武陵王不平衆會通其間遂得和釋充崇信佛教衆議其糜費每以爲言嘗與充同載經佛寺充要衆入門衆不下車充以衆州里宿望每優遇之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書不許遷尚書僕射永和二年卒時年七十三追贈特進光祿大夫諡曰靖長子昌嗣爲建康令第三子會中軍諮議參軍時稱美士

張闓

張闓字敬緒丹楊人吳輔吳將軍昭之曾孫也少孤有志操太常薛兼進之於元帝言闓才幹貞固當今之良器卽引爲安東參軍甚加禮遇轉丞相從事中郎以母憂去職旣葬帝強起之闓固辭疾篤優命敦逼遂起視事及帝爲晉王拜給事黃門侍郎領本郡大中正以佐翼勳賜爵丹楊縣侯遷侍中帝踐阼出補晉陵內史在郡甚有威惠帝下詔曰夫二千石之任當勉勵其德綏齊所莅使寬而不縱嚴而不苛其於勤功督察使國利

人抑疆扶弱使無雜濫真太守之任也若聲過其實古人所不取攻乎異端爲政之甚害蓋所貴者本也閻遵而行之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閻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爲其頌計用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功以擅興造免官後公卿並爲之言曰張閻興陂溉田可謂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爲善帝感悟乃下詔曰丹楊侯閻昔以勞役部人免官雖從吏議猶未掩其忠節之志也倉廩國之大本宜得其才今以閻爲大司農閻陳黜免始爾不宜便居九列疏奏不許然後就職帝昃駕以閻爲大匠卿營建平陵事畢遷尚書蘇峻之役閻與王導俱入宮侍衛峻使閻持節權督東軍王導潛與閻謀密宣太后詔於三吳令速起義軍陶侃等至假閻節行征虜將軍與振威將軍陶回共督丹楊義軍閻到晉陵使內史劉耽盡以一部穀并遣吳郡度支運四部穀以給車騎將軍郝鑿又與吳郡內史蔡謨前吳興內史虞潭會稽內史王舒等招集義兵以討峻峻平以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宜陽伯遷廷尉以疾解職拜金紫光祿大夫尋卒時年六十四子胤嗣閻牋表文議傳於世

史臣曰季孫行父稱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

母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是以石磻獲厚叔
向誅鮒前史以爲美譚王敦之惡不足矜其類然而朱
家容布爲大俠之首酈寄載呂興賣友之譏亦所以激
揚風俗弘長名教王彬艤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沉江而
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思行彪之厲風規於多
僻之日虞潭顧衆徇貞心於危感之辰龍堯爲出納之
端鯁魚非獻替之術嘯父之對何其鄙歎

贊曰處明夙令聲頽暮年允之駢角無棄山川廋稱多
藝綢繆哲后二三其德亦孔之醜世儒憤發慟顛陵敦
彪之不撓寧浩旋溫顧實南金虞惟東箭銑質無改筭
心不變公望公才駸爲其選

唐太宗文皇帝御製

卷之三

列傳

三

賈曰處明及令羣類暮年允之賦與無累山川區嶺本
至綱繆世后二三其德亦孔之醜世備德於勳顯後
少不變公望公卡魏為其職

晉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陸曄

曄弟玩

玩子納

陸曄字士光吳郡吳人也伯父喜吳吏部尚書父英高
平相員外散騎常侍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
家世不乏公矣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曰士
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後察孝廢除末世

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爲祭酒尋補振
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計華軼功封平望亭侯
累遷散騎常侍本郡大中正太興元年遷太子詹事時
帝以侍中督北士宜兼用南人曄以清貞著稱遂拜侍
中徙尚書領州大中正明帝卽位轉光祿勳遷太常代
紀瞻爲尚書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
代卞壺爲領軍將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陵伯帝不豫
曄與王導卞壺庾亮溫嶠郗鑒並受顧命輔皇太子更
入殿將兵直宿遺詔曰曄清操忠貞歷職顯允且其兄
弟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凋體自門風旣委以六
軍可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成帝踐阼拜左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常侍如故蘇峻之難曄隨
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曄吳士之望
不敢加害使守留臺匡術以苑城歸順時共推曄督宮
城軍事峻平加衛將軍給千兵百騎以勳進爵爲公封
次子嘏新康子咸和中求歸鄉里拜墳墓有司奏舊制
假六十日侍中顏含黃門侍郎馮懷駁曰曄內蘊至德
清一其心受託付之重居台司之位旣蒙詔許歸省墳
塋大臣之義本在忘已豈容有期而反無期必違愚謂
宜還自還不須制日帝從之曄因歸以疾卒時年七十

四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諡曰穆子謚散騎常侍

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賀循每稱其清允平當郡檄網紀東海王越辟爲掾皆不就元帝引爲丞相參軍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爲亂倫之始導乃止玩嘗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爲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累加奮武將軍徵拜侍中以疾辭王敦請爲長史逼以軍期不得已乃從命敦平尚書令郗鑒議敦佐吏不能匡正姦惡宜皆免官禁錮會溫嶠上表申理得不坐復拜侍中遷吏部尚書領會稽王師讓不拜轉尚書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及蘇峻反遣玩與兄曄俱守宮城玩潛說匡術歸順以功封興平伯轉尚書令又詔曰玩體道清純雅量弘遠歷位內外風績顯著宜居台司以允衆望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餘如故玩頻自表優詔褒揚重復自陳曰臣實凡短風操不立階緣嘉會便蕃榮顯遂總括憲臺豫聞政道竟不能敷融玄風清一朝序咎責之來於臣已重誠以身許國義忘曲讓而悽悽所守終於陳訴者特以端右機要事務殷多臣已盈六十之年智力有限疾患深重體氣日弊朝夕自勵非復所堪若

稽王師讓不拜轉尚書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及蘇峻反遣玩與兄曄俱守宮城玩潛說匡術歸順以功封興平伯轉尚書令又詔曰玩體道清純雅量弘遠歷位內外風績顯著宜居台司以允衆望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餘如故玩頻自表優詔褒揚重復自陳曰臣實凡短風操不立階緣嘉會便蕃榮顯遂總括憲臺豫聞政道竟不能敷融玄風清一朝序咎責之來於臣已重誠以身許國義忘曲讓而悽悽所守終於陳訴者特以端右機要事務殷多臣已盈六十之年智力有限疾患深重體氣日弊朝夕自勵非復所堪若

偃息苟免職事並廢則莫大之悔天下將謂臣何乞陛下被謫聖懷霈然垂允詔不許玩重表曰臣比披誠款不足上暢天聰聖恩徘徊厲以體國臣聞至公之道上下玄同用才不負其長量力不受其短雖加官重祿無世不有皆庸勳親賢時所須賴兼統以濟世務非優崇以榮一人臣受遇三世恩隆寵厚豈敢辭職事之勞求冲讓之譽徒以端右要重興替所存久以無任妨賢曠職臣猶自知不可况天下之人乎今復外叅論道內統百揆不堪之名有如皎日願陛下少垂哀矜使四海知官不可以私於人人不可以私取官則天工弘坦誰不謂允猶不許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為三良既沒國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既拜有人詣之索盃酒瀉置柱梁之間呪曰當今乏材以爾為柱石莫傾人梁棟邪玩笑曰哉卿良箴既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談者以為知言玩雖登公輔謙讓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為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庶其德字後疾甚上表曰臣嬰邁疾疢沈頓歷月不蒙痊損而臣

夕漸篤自省微綿無復生望荷恩不報孤負已及仰瞻
天覆伏枕實涕臣年向中壽窮極寵榮終身歸全將復
何恨惟願陛下崇明聖德弘敷洪化會構祖宗之基造
濟羣生之命臣不勝臨命遺戀之情貪及視息上表以
聞薨年六十四諡曰康給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太元中
功臣普被減削司空何充等止得六家以玩有佐命之
勳先陪陵而葬由是特置興平伯官屬以衛墓子始嗣
歷侍中尚書

納字祖言少有清操占只厲絕俗初辟鎮軍大將軍武陵
王掾州舉秀才太原王述雅敬重之引為建威長史累
遷黃門侍郎本州別駕尚書吏部郎出為吳興太守將
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
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
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閑
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
欣然納之時王坦之才彘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
一梓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
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溫及賓客並歎其率素更
勅中厨設精饌酣飲極懽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
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

自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僕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遷太常從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倣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倣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其舉措多此類後以愛子長生有疾求解官營視兄子禽又犯法應刑乞免官謝罪詔特許輕降頃長生小佳喻還攝職尋遷尚書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俄拜尚書令常侍如故恪勤貞固始終不渝特贈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闕而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尋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卽以爲贈長生先卒無子以弟子道隆嗣元熙中爲廷尉

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潯人魏光祿大夫禎之曾孫也祖惲豫州刺史父獻安豐太守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含時爲廬江郡貪汙狼藉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嘗爲之不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遷東海王文學尋屬敦

敗累遷中書侍郎充卽王導妻之姊子充妻明穆皇后
之妹也故少與導善早歷顯官嘗詣導導以麈尾指牀
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導繕揚州解舍顧而言曰正
爲次道耳明帝亦友昵之成帝卽位遷給事黃門侍郎
蘇峻作亂京都傾覆導從駕在石頭充東奔義軍其後
導奔白石充亦得還賊平封都鄉侯拜散騎常侍出爲
東陽太守仍除建威將軍會稽內史在郡甚有德政薦
徵士虞喜拔郡人謝奉魏顛等以爲佐吏後以墓被發
去郡詔徵侍中不拜改葬畢除建威將軍丹楊尹王導
庾亮並言於帝曰何充器局方槩有萬夫之望必能總
錄朝端爲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外譽唯
緝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進號冠軍將軍又領
會稽王師及導薨轉護軍將軍與中書監庾冰參錄尚
書事詔充冰各以甲杖五十人至止車門尋遷尚書令
加左將軍充以內外統任宜相糾正若使事綜一人於
課對爲嫌乃上疏固讓許之徙中書令加散騎常侍領
軍如故又領州大中正以州有先達宿德因讓不拜庾
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慮易世之後戚屬轉
疎將爲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卽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
有疆敵宜須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

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卽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臣咸以爲虧亂典制據而弗聽今琅邪踐阼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等不從旣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慙色建元初出爲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鎮京口以避諸庾頃之庾翼將北伐庾冰出鎮江州充入朝言於帝曰臣冰舅氏之重宜居宰相不應遠出朝議不從於是徵充入爲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領揚州刺史將軍如故先是翼悉發江荆二州編戶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充復欲發揚州奴以均其謗後以中興時已發三吳今不宜復發而止俄而帝疾篤冰翼意在簡文帝而充建議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太子是爲穆帝冰翼甚恨之獻后臨朝詔曰驃騎任重可以甲杖百人入殿又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自陳旣錄尚書不宜復監中書許之復加侍中羽林騎十人冰翼等尋卒充專輔幼主翼臨終表以後任委息愛之于時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彊胡西隣

勁蜀經略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嘗此任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充曰溫足能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以衛將軍褚裒皇太后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叅錄尚書裒以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曰桓溫褚裒爲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彊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已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爲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然所昵庸雜信任不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脩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充能飲酒雅爲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永和二年卒時年五十五贈司空諡曰文穆無子弟子放嗣卒又無子又以兄孫松嗣位至驃騎諮議叅軍充弟準見外戚傳

褚熒

褚熒字謀遠太傅哀之從父兄也父願少知名早卒熒以才藝積幹稱襲爵關內侯補冠軍參軍于時長沙王又擅權成都河間阻兵于外熒知內難方作乃棄官避地幽州後河北有寇難復還鄉里河南尹舉熒行本縣事及天下鼎沸熒招合同志將圖過江先移住陽城界潁川庾敞卽熒之舅也亦憂世亂以家付熒熒道斷不得前東海王越以爲參軍辭疾不就尋洛陽覆沒與滎陽太守郭秀共保萬氏臺秀不能綏衆與將陳撫郭重等構怨遂相攻擊熒懼禍及謂撫等曰以諸君所以在此謀逃難也今宜共戮力以備賊幸無外難而內自相擊是避坑落井也郭秀誠爲失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城內自潰胡賊聞之指來掩襲諸君雖得殺秀無解胡虜矣累弱非一宜深思之撫等悔悟與秀交和時數萬口賴熒獲全明年率數千家將謀東下遇道險不得進因留密縣司隸校尉荀組以爲參軍廣威將軍復領本縣率邑人三千督新城梁陽城三郡諸營事項之遷司隸司馬仍督營事率衆進至汝水柴肥口復阻賊熒乃單馬至許昌見司空荀藩以爲振威將軍行梁國內史建興初復爲豫州司馬督司州軍事太傅參軍王玄代

熒爲郡時梁國部曲將耿奴甚得人情而專勢熒常優
遇之玄爲政旣急熒知其不能容奴因戒之曰卿威殺
已多而人情難一宜深慎之玄納熒言外羈縻奴而內
懷憤會遷爲陳留將發乃收奴斬之奴餘黨聚衆殺玄
梁郡旣有內難而徐州賊張平等欲掩襲之郡人違惑
將以郡歸平荀組遣熒往撫之衆心乃定頃之組舉熒
爲吏部郎不應召遂東過江元帝爲晉王以熒爲散騎
郎轉太子中庶子出爲奮威將軍淮南內史永昌初王
敦構逆征西將軍戴若思令熒出軍赴難熒遣將領五
百人從之明帝卽位徵拜屯騎校尉遷太子左衛率成
帝初爲左衛將軍蘇峻之役朝廷戒嚴以熒爲侍中典
征討軍事旣而王師敗績司徒王導謂熒曰至尊當御
正殿君可啓令速出熒卽入上閣躬自抱帝登太極前
殿導升御床抱帝熒及鍾雅劉超侍立左右時百官奔
散殿省蕭然峻兵旣入叱熒令下熒正立不動呵之曰
蘇冠軍來觀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兵士不敢上殿
及峻執政猶以爲侍中從乘輿幸石頭明年與光祿大
夫陸曄等出據苑城蘇逸任讓圍之熒等固守賊平以
功封長平縣伯遷丹楊尹時京邑焚蕩人物凋殘熒收
集散亡甚有惠政代庾亮爲中護軍鎮石頭尋爲領軍

徙五兵尚書加奉車都尉監新宮事遷尚書右僕射轉
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久之代何充爲護軍將軍常侍銜
如故咸康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衛將軍諡曰穆子希
嗣官至豫章太守

蔡謨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世爲著姓曾祖睦魏尚書
祖德樂平太守父克少好學博涉書記爲邦族所敬性
公亮守正行不合已雖富貴不交也高平劉整恃才縱
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克在坐整終席慙
不自安克時爲處士而見憚如此後爲成都王穎大將

軍記室督穎爲丞相擢爲東曹掾克素有格量及居選
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琅
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行以書示衆曰山子以
正字後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
之言驗於今矣陳留時爲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澄行
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
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
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
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
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

亦知如此克以朝政日弊遂絕不仕東嬴公騰爲車騎
將軍鎮河北以克爲從事中郎知必不就以軍期致之
克不得已至數十日騰爲汲桑所攻城陷克見害讓弱
冠察孝廉州辟從事舉秀才東海王越召爲掾皆不就
避亂渡江時明帝爲東中郎將引爲參軍元帝拜丞相
復辟爲掾轉參軍後爲中書侍郎歷義興太守大將軍
王敦從事中郎司徒左長史遷侍中蘇峻構逆吳國內
史庾冰出奔會稽乃以讓爲吳國內史讓旣至與張闓
顧衆顧颺等共起義兵迎冰還郡峻平復爲侍中遷五
兵尚書領琅邪王師讓上疏讓曰八座之任非賢莫居

前後所用資名有常孔愉諸葛恢並以清節令才少著
名望昔愉爲御史中丞臣尚爲司徒長史恢爲會稽太
守臣爲尚書郎恢尹丹楊臣守小郡名輩不同階級殊
懸今猥以輕鄙超倫踰等上亂聖朝貫魚之序下違羣
士準平之論豈唯微臣其亡之誠實招聖政惟塵之累
且左長史一超而侍帷幄再登而廁納言中興已來上
德之舉所未嘗有臣何人斯而猥當之是以叩心自忖
三省愚身與其苟進以穢清塗寧受違命徇固之罪疏
奏不許轉掌吏部以平蘇峻勳賜爵濟陽男又讓不許
冬蒸讓領祠部主者忘設明帝位與太常張泉俱免白

衣領職頃之遷太常領祕書監以疾不堪親職上疏自
解不聽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會將作樂宿
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燕饗則無設樂之制事下太
常謨議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遂從之臨軒作樂自
此始也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光帝手畫佛象經歷
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勅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
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
而畫此象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盜賊奔突王都
隳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
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興義私作賦

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爲
夷狄作一象之頌於義有疑焉於是遂寢時征西將軍
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爲滅賊之漸事下公卿
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
其疆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
城也若爭強於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
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
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
文王身圯於羗里故道秦於牧野句踐見屈於會稽故
威申於強吳今日之事亦由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

豺狼之力尚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賊之彊弱賊之彊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於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効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於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場耳得之爲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實有卷席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河河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

季龍此今三處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覺也若石
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變
不及季龍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
沔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佃於城北慮賊
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
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
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沔北方之於今四分
之一耳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
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峭由而季
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旣

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於前難易百倍前已
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
征西旣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虜也自沔以西水急
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
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
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
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
之算朝議同之故元不果移鎮初皇后每年拜陵勞費
甚多謨建議曰古者皇后廟見而已不拜陵也由是遂
止及太尉郗鑒疾篤出謨爲太尉軍司加侍中鑒卒卽

拜謨爲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豫州
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上
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上疏曰今壽陽城小而固自
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間遠者裁百餘里二城見攻
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仕一軍早已入淮
又遣數部北取堅壁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
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唯隣城相救而已夫
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
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
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
楫可掬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之衆又光爲左衛遠
近聞之名爲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
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今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
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
懼非策之長者臣愚以爲聞寇而致討賊退而振旅於
事無失不勝管見謹冒陳聞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
緣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爲憂謨遣龍驤將軍徐玄
等守中洲并設募若得賊大白船者賞布千匹小船百
匹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
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處隨宜防備

甚有算略先是郟鑒上部下有勳勞者凡一百八十人
帝並酬其功未卒而鑒薨斷不復與謨上疏以爲先已
許鑒今不宜斷且鑒所上者皆積年勳效百戰之餘亦
不可不報詔聽之康帝卽位徵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領司徒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又錄尚書事領司
徒如故初謨冲讓不辟寮佐詔屢敦逼之始取掾屬石
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
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
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
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
遲志才不副意略不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
東郭所以雙斃也遷侍中司徒上疏讓曰伏自惟省昔
階謬恩蒙忝非據尸素累積而光寵更崇謗讟彌興而
榮進復加上虧聖朝棟隆之舉下增微臣覆餗之憂惶
懼戰灼寄顏無所乞賜天鑒回恩改謬以允羣望皇太
后詔報不許謨猶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爲司徒將爲後
代所哂義不敢拜也皇太后遣使喻意自四年冬至五
年末詔書屢下謨固守所執六年復上疏以疾病乞骸
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章表十餘上穆帝臨軒
遣侍中紀璩黃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

對曰臣謨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遠顏咫尺不敢奉詔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君臣俱疲弊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將軍殷浩奏免吏部尚書江彪官簡文時爲會稽王命曹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復所以爲政矣於是公卿奏曰司徒謨頃以常疾久逋王命皇帝臨軒百僚齊立俯僂之恭有望於謨若志存止退自宜致辭闕庭安有人君卑劣終日而人臣曾無一酬之禮悖慢傲上罪同不臣

臣等參議宜明國憲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詔曰謨先帝師傅服事累世且歸罪有司內訟思愆若遂致之于理情所未忍可依舊制免爲庶人謨旣被廢杜門不出終日講誦教授子弟數年皇太后詔曰前司徒謨以道素著稱執行成名故歷事先朝致位台輔以往年之失用致黜責自爾已來闔門思愆誠合大臣罪已之義以謨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於是遣謁者僕射孟洪就加冊命謨上疏陳謝曰臣以頑薄昔忝殊寵尸素累紀加違慢詔命當肆市朝幸蒙寬宥不悟天施復加光飾非

臣隕越所能上報臣寢疾未損不在詣闕不勝仰感聖
恩謹遣拜章遂以疾篤不復朝見詔賜几杖門施行馬
十二年卒時年七十六贈贈之禮一依太尉陸玩故事
詔贈侍中司空諡曰文穆謨博學於禮儀宗廟制度多
所議定文筆論議有集行於世總應劭以來注班固漢
書者爲之集解謨初渡江見彭蜺大喜曰蟹有人足加
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
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勤學死謨性方雅丞相
王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先在坐不悅而去導亦不止
之性尤篤慎每事必爲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
帶履舟長子邵未嘉太守少子系有才學位至撫軍長
史

諸葛恢

諸葛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也祖誕魏司空爲文帝所
誅父靚奔吳爲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
靚姊又爲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于
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不
能漆身皮面復覩聖顏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
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挾弱冠知名試守鄒丘長轉臨
沂令爲政和平值天下大亂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

導嘗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及導拜司空按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著此導嘗與恢戲爭族姓曰人言玉馬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其見親狎如此于時潁川荀閻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朋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朋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元帝爲安東將軍以恢爲主簿再遷江寧令討周馥有功封博陵亭侯復爲鎮東將軍與卞壺並以時譽遷從事中郎兼統記室時四方多務賤疏殷積恢斟酌酬答咸稱折中于時王氏爲將軍而恢兄弟及顏含並居顯要劉超以忠謹掌書命時人以帝善任一國之才愍帝卽位徵用四方賢雋召恢爲尚書郎元帝以經緯須才上疏留之承制調爲會稽太守臨行帝爲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圯運政之所先君爲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深納焉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於其道然後化成况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豈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勳

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莅官三年政清人和爲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今增恢秩中二千石頃之以母憂去官服闋拜中書令王敦上恢爲丹陽尹以久疾免明帝征敦以恢爲侍中加奉車都尉討王含有功進封建安伯以先爵賜次子儼爲關內侯又拜恢後將軍會稽內史徵爲侍中遷左民尚書武陵王師吏部尚書累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銀青光祿大夫領選本州大中正尚書令常侍吏部如故成帝踐阼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二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賜贈之禮一依太尉興平伯故事諡曰敬祠以太牢子魁嗣位至散騎常侍恢兄願字道回亦爲元帝所器重終於太常

殷浩

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父美字洪喬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其資性介立如此終於光祿勳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浩由是爲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曰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

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為名言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引為記室參軍累遷司徒左長史安西庾翼復請為司馬除侍中安西軍司並稱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為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貽浩書曰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闕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囚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浩固辭不起建元初庾冰兄弟及何充等相繼卒簡文帝時在藩始綜萬幾衛將軍褚裒薦浩徵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上疏陳讓并致牋於簡文具自申敘簡文答之曰屬當厄運危弊理盡誠

賴時有其才不復遠求版築足下沉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今紘領不振晉網不綱願路東海復可得邪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卽是時之廢興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弘思之靜算之亦將有以深鑒可否望必廢本懷率羣情也浩頻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時桓溫旣滅蜀威勢轉振朝廷憚之簡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伏故引爲心膂以抗於溫爲是與溫頗相疑貳會遭父憂去職時以蔡謨攝揚州以俟浩服闋徵爲尚書僕射不拜復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遂參綜朝權賴川荀羨少有令聞浩權爲義興吳郡以爲羽翼王羲之密說浩羨令與桓溫和同不宜內構嫌隙浩不從及石季龍死胡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關河於是浩以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浩旣受命以中原爲已任上疏北征許洛將發墜馬時咸惡之旣而以淮南太守陳達兗州刺史蔡裔爲前鋒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開江西膠田千餘頃以爲軍儲師次壽陽潛誘苻健大臣梁安雷弱兒等使殺健許以關右之任初降人魏脫卒其弟憬代領部曲姚襄殺憬以并其衆浩大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遷

襄於梁既而魏氏子弟往來壽陽襄猜懼俄而襄部曲有欲歸浩者襄殺之浩於是謀誅襄會符健殺其大臣健兄子肩自洛陽西奔浩以爲梁安事捷意符健已死請進屯洛陽脩復園陵使襄爲前驅冠軍將軍劉洽鎮鹿臺建武將軍劉遯據倉垣又求解揚州專鎮洛陽詔不許浩既至許昌會張遇反謝尚又敗績浩還壽陽後復進軍次山桑而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爲襄所掠士卒多亡叛浩遣劉啓王彬之擊襄於山桑並爲襄所殺桓溫素忌浩及聞其敗上疏罪浩曰按中軍將軍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寵靈超卓再司京輦不能恭慎所任恪居職次而侵官離局高下在心前司徒臣謨執義履素位居台輔師傅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適足以明遜讓之風弘優賢之禮而浩虛生狡說疑誤朝聽獄之有司將致大辟自羯胡天亡羣凶殄滅而百姓塗炭企遲拯接浩受專征之重無雪恥之志坐自封殖妄生風塵遂使寇讎稽誅姦逆並起華夏鼎沸黎元殄悴浩懼罪將及不容於朝外聲進討內求苟免出次壽陽頓甲彌年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力收合無賴以自彊衛爵命無章猜害罔顧故范豐之屬反叛於芍陂奇德龍會作

變於肘腋堯帥姚襄率衆歸化遣其母弟入質京邑浩不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再遣刺客爲襄所覺襄遂惶懼用致逆命生長亂階自浩始也復不能以時掃滅縱放小豎鼓行毒害身狼狽於山桑軍破碎於梁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神怒人怨衆之所棄傾危之憂將及社稷臣所以忘寢屏營啓處無地夫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勅法所以齊衆伏願陛下上追唐堯放命之刑下鑿春秋無君之典若聖上含弘未忍誅殛且宜遐棄擯之荒裔雖未足以塞山海之責粗可以宣誠於將來矣竟坐廢爲庶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浩少與溫齊名而每心競溫嘗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君周旋久寧作我也溫旣以雄豪自許每輕浩浩不之憚也至是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浩雖被黜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溫將以浩爲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

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
意由是遂絕永和十二年卒子涓亦有美名咸安初桓
溫廢太宰武陵王晞誣涓及庾倩與晞謀反害之浩後
將改葬其故吏顧悅之上疏訟浩曰伏見故中軍將軍
揚州刺史殷浩體德純粹識理淹長風流雅勝聲蓋當
時再臨神州萬里肅清勳積茂著聖朝欽嘉遂授分陝
推轂之任戎旣建出鎮壽陽驅其豺狼翦其荆棘收
羅向義廣開屯田沐雨櫛風等勤臺僕仰憑皇威羣醜
羣面進軍河洛脩復園陵不虞之變中路猖蹶遂令爲
山之功崩於垂成忠款之志於是而廢旣受削黜自損
山海杜門終身與世兩絕可謂克已復禮窮而無怨者
也尋浩所犯蓋負敗之常科非卽情之末責論其名德
深誠則如彼察其補過罪已則如此豈可棄而不卹使
法有餘寬方今宅兆已成塋隧已開懸棺而空禮同庶
人存亡有非命之分九泉無自訴之期仰感三良昊天
罔極若使明詔爰發旌我善人崇復本官遠彰幽昧斯
則國家威恩有兼濟之美死而可作無負心之恨疏奏
詔追復浩本官

顧悅之

顧悅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

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簡
文悅其對始將抗表訟浩浩親故多謂非宜悅之決意
以聞又與朝臣爭論故衆無以奪焉時人咸稱之爲州
別駕歷尚書右丞卒子凱之別有傳

蔡裔

蔡裔者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偷入室裔拊牀一呼
而盜俱隕故浩委以軍鋒焉

史臣曰陸曄等並以時望國華效彰歷試迭居端揆參
掌機衡然皆率由舊章得免祗悔而充抗言孺子雖屈
壓於權臣翊奉儲君竟道守揚於末命頻參大議屢畫嘉

謀可謂忠貞在斯而已殷浩清徹雅量衆議攸歸高秩
厚禮不行而至咸謂教義由其興替社稷俟以安危及
其入處國鈞未有嘉謀善政出總戎律唯聞感國喪師
是知風流異貞固之才談論非奇正之要違方易任以
致播遷悲夫蔡謨度德而處弘斯止足寘以刑書斯爲
過矣

贊曰士光時望士瑤允當政既弟兄任惟台相祖言簡
率遺風可尚蔡葛知名或雅或清次道方槩謀遠忠貞
中軍鑒局唯光雅俗夷曠有餘經綸不足舍長任短功
虧名辱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孔愉

子汪

安國

弟祇

從子坦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其先世居梁國曾祖潛太子少傅漢末避地會稽因家焉祖竺吳豫章太守父恬湘東太守從兄侃大司農俱有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下潭字世康齊名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晉書卷七十八

列傳

一

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吳平愉遷于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石冰封雲爲亂雲逼愉爲參軍不從將殺之賴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爲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爲神人而爲之立祠永嘉中元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揚土命愉爲參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爲丞相掾仍除駙馬都尉參丞相軍事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帝爲晉王使長兼中書郎于時刁協劉隗用事王導頗見疎遠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謂事無大小皆宜諮訪由是不合旨出爲司徒左長史累遷吳興太守沈充反愉棄官還京師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及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初愉爲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亡遭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唯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尋徙大尚書遷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不行轉尚書右僕射領東海王師尋遷左僕射咸和八年詔

日尚書令玩左僕射愉並恪居官次祿不代耕端右任
重先朝所崇其給玩親信三十人愉以二十人稟賜愉
上疏固讓優詔不許重表曰臣以朽闇忝廁朝右而以
惰劣無益毗佐方今疆寇未殄疆場日駭政煩役重百
姓困苦奸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後倉庫空虛功勞
之士賞報不足困悴之餘未見拯恤呼嗟之怨人鬼感
動宜并官省職貶食節用勤撫其人以濟其艱臣等不
能贊揚大化糾明刑政而愉安高位橫受寵給無德而
祿殃必及之不敢橫受殊施以重罪戾從之王導聞而
非之於都坐謂愉曰君言姦吏擅威暴人肆虐爲患是
誰愉欲大論朝廷得失陸玩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胤
爲護軍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
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其守正如此
由是爲導所銜後省左右僕射以愉爲尚書僕射愉年
在懸車累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復徙
領軍將軍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出爲鎮
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
廢數百年愉自巡行脩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
業在郡二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
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歛

以時服鄉邑義頭一不得受年七十五咸康八年卒贈
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貞三子閻汪安國閻嗣
爵位至建安太守閻子靜字季恭再爲會稽內史累遷
尚書左僕射加後將軍

汪字德澤好學有志行孝武帝時位至侍中時茹千秋
以佞媚見幸於會稽王道子汪屢言之於帝帝不納遷
尚書太常卿以不合意求出爲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諸
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甚有政績爲嶺
表所稱太元十七年卒

安國字安國年小諸兄二十餘歲羣從諸兄並乏才名
以富彊自立唯安國與汪少厲孤貧之操汪旣以直亮
稱安國亦以儒素顯孝武帝時甚蒙禮遇仕歷侍中太
常及帝崩安國形素羸瘦服衰經涕泗竟日見者以爲
眞孝再爲會稽內史領軍將軍安帝隆安中下詔曰領
軍將軍孔安國貞慎清正出內播譽可以本官領東海
王師必能導達津梁依仁游藝後歷尚書左右僕射義
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

祗字承祖太守周札命爲功曹史札爲沈充所害故人
賓吏莫敢近者祗冒刃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義興時
人義之

坦字君平祖冲丹楊太守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望通左氏傳解屬文元帝爲晉王以坦爲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普加策試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爲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爲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姦臣賊子弑君汚宮濬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二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並託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曰臣聞經邦建國教學爲先移風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積以日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國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爲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載累選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冀於不試冒昧來赴旣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爲闕也同若當偏加除署是爲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頽風傷教懼於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改

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惑臣竊惜之愚以王命無貳憲制
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歸不
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汎問經義苟所未學實難闡通
不足復曲碎乖例違舊造異謂因宜其不會徐更革創
可申明前下崇脩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鈞法齊訓
示人軌則夫信之與法爲政之綱施之家室猶弗可貳
况經國之典而可翫黷乎帝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秀
才如故時典客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
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由是被譴遂棄官歸會稽
久之除領軍司馬未赴召會王敦反與右衛將軍虞潭
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導
請爲別駕咸和初遷尚書左丞深爲臺中之所敬憚尋
屬蘇峻反坦與司馬司徒陶回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宜
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
若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
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庾亮以爲峻脫逕來是襲朝
廷虛也故計不行峻遂破姑熟取鹽米亮方悔之坦謂
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旣而臺
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及峻挾
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爲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

壘至曉而成圍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决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時郗鑒鎮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既至坦議以爲本不應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等猶疑坦固爭甚切始令鑒還據京口遣郭默屯大業又令驍將李閔曹統周光與默并力賊遂勢分卒如坦計及峻平以坦爲吳郡太守自陳吳多賢豪而坦年少未宜臨之王導庾亮並欲用坦爲丹陽尹時亂離之後百姓凋弊坦固辭之導等猶未之許坦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

君親據御牀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限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由俎上肉任人膾截耳乃拂衣而去導等亦止於是遷吳興內史封晉陵男加建威將軍以歲飢運家米以賑窮乏百姓賴之時使坦募江淮流人爲軍有殿中兵因亂東還來應坦募坦不知而納之或諷朝廷以坦藏臺叛兵遂坐免尋拜侍中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爲大司馬討之請坦爲司馬會石勒新死季龍專恣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曰華狄道乖南北迥邈瞻河企宋每懷飢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凶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衰

天命未改乾符啓再集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之
艱既過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蕩遺氓波散誓命戎
狄之手跼躄豺狼之穴朝廷每臨寐未歎痛心疾首天
罰既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
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愚所歎矜哀勿喜我后之仁大
赦曠廓唯季龍是討彭謙使至粗具動靜知將軍忿疾
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已何知幾之先覺介
石之易悟哉引領來儀怪無聲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育
洪胄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僞
寵將亦何賴聞之者猶或有悼况身嬰之能不憤慨哉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
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之同盟率關右之衆輔河南之
卒申威趙魏爲國前驅雖竇融之保西河黥布之去項
羽比諸古今未足爲喻聖上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鉤之
隙賞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列國况二三子無曩人之
嫌而遇天啓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誠嚴水
陸齊舉熊羆踴躍齧噬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
後悔何嗟及矣僕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爲行
李之主區區之情還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
求多福唯將軍圖之朝廷遂不果北伐人皆懷恨坦在

職數年遷侍中時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
有同家人坦每切諫時帝刻日納后而尚書左僕射王
彬卒議者以爲欲却期坦曰婚禮之重重於救日蝕救
日蝕有后之喪太子墮并則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
而廢從之及帝旣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
事爲己憂嘗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以長聖敬日躋
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爲廷尉怏怏不悅
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乃
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
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
遂至頓弊自省縣縣奄忽無日脩短命也將何所悲但
以身往名沒朝恩不報所懷未敘卽命多恨耳足下以
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棖椽之佐
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
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味詠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
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時年五十一
追贈光祿勳諡曰簡亮報書曰廷尉孔君神游體離嗚
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
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雖天命有在
亦禍出不圖且足下才經於世世常須才况於今日倍

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恥未雪夙夜憂憤常欲
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
復不覺深隕深明足下慷慨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
邈然未隔夫復何言謹遣報答并致薄祭望足下降神
饗之子混嗣

嚴字彭祖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
提入門奕遙呵之曰人餉吾兩甕酒其一何故非也檢
視之一甕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提
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在官有惠化及卒市人若喪
慈親焉父倫黃門郎嚴少仕州郡歷司徒掾尚書殿中

郎殷浩臨揚州請爲別駕遷尚書左丞時朝廷崇樹浩
以抗擬桓溫溫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人謀立功於閩
外嚴言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屈
已應務屬當其會聖懷所以日昃匪懈臨朝斤斤每欲
深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豈至私哉而處任者所至不
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頃來天時人情良可
寒心古人爲政防人之口甚於防川間日侍座亦已粗
申所懷不審竟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唯不爭則萬物
不能與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
授任之方韓彭可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

攸司深思廉藺屈申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
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觀頃日
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感義而聚著都
邑雜處人間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拯之足
以疑惑視聽耳浩深納之及哀帝踐阼議所承統時多
異議嚴與丹楊尹庾龢議曰順本居正親親不可奪宜
繼成皇帝諸儒咸以嚴議爲長竟從之隆和元年詔曰
天文失度太史雖有祈禳之事猶釁眚屢彰今欲依鴻
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嚴諫曰鴻祀雖出尚
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
殆行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下祇順恭敬留心兆
庶可以消災復異皆尸蹈而行之德合神明丘禱久矣
豈須屈萬乘之尊脩雜祀之事君舉必書可不慎歟帝
嘉之而止以爲揚州大中正嚴不就有司奏免詔特以
侯領尚書時東海王奕求海鹽錢塘以水牛牽埭稅取
錢直帝初從之嚴諫乃止初帝或施私恩以錢帛賜左
右嚴又啓諸所別賜及給厨食皆應減省帝曰左右多
困乏故有所賜今通斷之又厨膳宜有減徹思詳具聞
嚴多所匡益太和中拜吳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
宰牧甚得人和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

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及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衷薦之又甄賞才能之士論者美焉五年以疾去職卒于家三子道民宣城內史靜民散騎侍郎福民太子洗馬皆爲孫恩所害羣字敬林嚴叔父也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匡術有寵於峻賓從甚盛羣與從兄愉同行於橫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刃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爲我宥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術嘗因衆坐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羣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任歷中丞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糵事其耽湎如此卒於官嗣子沈沈字德度有美名何充薦沈於王導曰文思通敏宜登宰門辟丞相司徒掾琅邪王文學並不就從兄坦以衷遺之辭不受坦曰晏平仲儉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卿復何辭於是受而服之是時沈與魏顓虞球虞存謝奉並爲四族之雋沈子歆位至吳興太守廷尉歆子琳之以草書擅名又爲吳興太守侍中

丁潭

丁潭字世康會稽山陰人也祖固吳司徒父彌梁州刺史潭初爲郡功曹察孝廉除郎中稍遷丞相西閣祭酒時元帝稱制使各陳時事損益潭上書曰爲國者恃人須才蓋二千石長吏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使必允當旣得其人使久於其職在官者無苟且居下者有恒心此爲政之較也今之長吏遷轉旣數有送迎之費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處局故難以速成矣夫兵所以防禦未然鎮壓姦凶周雖三聖功成由武今戎戰之世益宜留心簡選精銳以備不虞無事則優其身有難則責其力竊聞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營陣不充夫爲國者由爲家也計財力之所任審趨舍之舉動不營難成之功損棄分外之役今兵人未彊當審其宜經塗遠舉未獻大捷更使力單財盡而威望挫弱也及帝踐阼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尚書祠部郎時琅邪王裒始受封帝欲引朝賢爲其國上卿將用潭以問中書令賀循循曰郎中令職望清重實宜審授潭清淳貞粹雅有隱正聖明所簡才實宜之途爲琅邪王郎中令會哀薨潭上書求行終喪禮曰在三之義禮有達制近代已來或隨時降殺宜一匡革以敦于後輒案令文王侯之喪官

僚服斬既葬而除今國無繼統喪庭無主臣實陋賤不足當重謬荷首任禮宜終喪詔下博議國子祭酒杜夷議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下及周世稅衰效命春秋之時天子諸侯既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由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於隨時凡有國者皆宜同也非唯施於帝皇而已按禮殤與無後降於成人有後既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而獨不除也愚以丁郎中應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終三年太常賀循議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一也故禮盛則並全其重禮殺則從其降春秋之事天子諸侯不行三年至於臣爲君服亦宜以君爲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爲君斬衰既葬而除以今文言之明諸侯不以三年之喪與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則臣子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皆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爲之再祭練祥以大功之服主人三年喪者也苟謂諸侯與天子同制國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服主祭三年不攝吉事以尊令制若當遠迹三代令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論於是詔使除服心喪三

年太興三年遷王導驃騎司馬轉中書郎出爲廣武將軍東陽太守以清潔見稱徵爲太子左衛率不拜成帝踐阼以爲散騎常侍侍中蘇峻作亂帝蒙塵於石頭唯潭及侍中鍾雅劉超等隨從不離帝側峻誅以功賜爵永安伯遷大尚書徙廷尉累遷左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本國大中正加散騎常侍康帝卽位屢表乞骸骨詔以光祿大夫還第門施行馬祿秩一如舊制給傳詔二人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年八十卒贈侍中大夫如故諡曰簡王導嘗謂孔敬康有公才而無公望丁世康有公望而無公才子話位至散騎侍郎

張茂

張茂字偉康少單貧有志行爲鄉里所敬信初起義兵討賊陳斌一郡用全元帝辟爲掾屬官有老牛數十將賣之茂曰殺牛有禁買者不得輒屠齒力疲老又不任耕駕是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也帝乃止遷太子右衛率出補吳興內史沈充之反也茂與三子並遇害茂弟益爲周札將軍充討札益又死之贈茂太僕茂少時夢得大象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爲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爲人所害果如其言

陶回

陶回丹陽人也祖基吳交州刺史父抗太子中庶子回
辟司空府中軍主簿並不就大將軍主敦命為參軍轉
州別駕敦死司徒王導引為從事中郎遷司馬蘇峻之
役回與孔坦言於導請早出兵守江口語在坦傳峻將
至回復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
楊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可一戰而擒亮不從峻果由
小丹楊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為鄉導時峻夜行
甚無部分亮聞之深悔不從回等之言尋王師敗績回
還本縣收合義軍得千餘人並為步軍與陶侃溫嶠等
并力攻峻又別破韓晃以功封康樂伯時大賊新平綱
維弛廢司徒王導以回有器幹擢補北軍中候俄轉中
護軍久之遷征虜將軍吳興太守時人饑穀貴三吳尤
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
不普荒儉唯獨東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
賊聞此將窺疆場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
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絕由
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并勅會稽吳郡依回振恤二郡
賴之在郡四年徵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
如故回性雅正不憚疆禦丹楊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為

導所昵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南
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
以厭此謫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
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咸和
二年以疾辭職帝不許徙護軍將軍常侍領軍如故未
拜卒年五十一謚曰威四子汪陋隱無忌汪嗣爵位至
輔國將軍宣城內史陋冠軍將軍隱少府無忌光祿勳
兄弟咸有幹用

史臣曰孔愉父子暨丁潭等咸以篠蕩之材邀締構之
運策名霸府騁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政績
內盡謀猷罄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並能保全名
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貲辭榮數畝之宅弘止
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陶回陳邪佞之宜遠明鬻賣
之非宜並補闕弼違良可稱也

贊曰愉旣公才潭惟公望領軍儒雅平越忠亮君平料
敵彭祖弘益茂以象焚羣由匡厄陶回規過言同金石

晉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何回 裴豎 言同 金日

千 越 忠 亮 吾 平 林

晉書卷七十八終

晉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謝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兄
哀勤過禮親戚異之八歲神悟夙成鯤嘗攜之送客或
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也尚應聲荅曰坐無尼父焉別顏
回席賓莫不歎異十餘歲遭父憂丹陽尹溫嶠弔之尚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晉書卷七十九

列傳

四

號咷極哀既而收涕告訴舉止有異常童嶠甚奇之及
長鬚率穎秀辨悟絕倫脫略細行不爲流俗之事好衣
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樂博綜衆藝
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爲小安豐辟爲掾襲
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
作鷓鴣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憤而
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傍若無人其率詔
如此轉西曹屬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進仕
理王事婚姻繼百世於禮非嫌尚議曰典禮之興皆因
循情理開通弘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無
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
不可塞也然至於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絕之痛痛之
深者莫深於茲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思慮損聽察
况於抱傷心之巨痛懷怛之至戚方寸旣亂豈能綜
理時務哉有心之人决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疇必
非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
立園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況舍艱
履感之人勉之以榮貴邪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黃門
侍郎出爲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
軍事江夏相將軍如故時安西將軍度翼鎮武昌尚數

詰翼諮謀軍事嘗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卽以其副鼓吹給之尚爲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爲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爲軍士襦袴建元二年詔曰尚往以戎戍事要故輟黃散以授軍旅所處險要宜崇其威望今以爲南中郎將餘官如故會度米薨復以本號督豫州四郡領江州刺史俄而復轉西中郎將督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大司馬桓溫欲有事中原使尚率衆向壽春進號安西將軍初苻健將張遇降尚尚不能緩懷之遇怒據許昌叛尚討之爲遇所敗收付廷尉時康獻皇

后臨朝卽尚之甥也特令降號爲建威將軍初尚之行也使建武將軍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會冉閔之子智與其大將蔣幹來附復遣行人劉猗詣尚請救施止猗求傳國璽猗歸以告幹幹謂尚已敗慮不能救已猶豫不許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成誦之曰今且可出璽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澁亦未敢送璽當遣軍使馳白天子聞璽已在吾許知卿等至誠必遣重軍相救并厚相餉幹乃出璽付融融齎璽馳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師時苻健將楊平成許昌尚遣兵襲破之徵授給事中賜軺車

鼓吹戍石頭永和初拜尚書僕射出為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史給事中僕射如故鎮歷陽加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在任有政績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師署僕射事尋進號鎮西將軍鎮壽陽尚於是採拾樂人并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尚始也桓溫北平洛陽上疏請尚為都督司州諸軍事將鎮洛陽以疾病不行升平初又進都督豫冀幽并四州病篤徵拜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未至卒於歷陽時年五十詔贈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簡無子從弟弈以子康襲爵早卒康弟靜復以子肅嗣又無子靜子虔以子靈祐繼嗣後

謝安

安子琰
安弟萬
萬弟石
石兄子朗
弟于邈
安兄弈
安弟玄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歲時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疊疊為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竝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揚



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
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琅邪王友並不起吏
部尚書范汪舉安爲吏部郎安以書距絕之有司奏安
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
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
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
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卽
迴衆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
從旣累辟不就簡文帝時爲相曰安石旣與人同樂必
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爲西中郎將總
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幼有公輔
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妻劉惔妹也旣見家門
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
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
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
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
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媿色
旣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旣出溫問左右頗嘗見
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
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今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溫

當北征會萬病卒安投戕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
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
護軍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
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
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
亡在此一行旣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
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
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
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溫嘗以安所作簡
文帝謚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
於春秋政不自已溫威振內外人情噂喅互生同異安
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
使袁弘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
遂寢尋爲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
之出爲徐州刺史詔安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雖會
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疆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
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筭德政旣行文
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
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
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

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
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是時
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爲諫安
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
無勞怨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親
萬機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固讓軍號于時
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
後而封之頃之加司徒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又讓不拜
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
假節時苻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
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剋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
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荅曰已
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
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常碁劣於
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
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
等旣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旣竟便攝放
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荅云小兒輩遂已破
賊旣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

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
自北征乃進都督揚江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
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
人安上疏讓太保及爵不許是時桓冲既卒荆江二州
竝缺物論以玄勲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
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
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
桓伊於中流石虔爲豫州旣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
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
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暮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
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
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
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旣不可獨任又
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旣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
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有
相扇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
祖于西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
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
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
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

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
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
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矣因悵然謂所
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
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
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
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
未嘗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帝三
日臨于朝堂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
千匹蠟五百斤贈太傅諡曰文靖以無下舍詔府中備
凶儀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溫故事又以平苻堅勳
更封廬陵郡公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
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荅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
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爲洛下
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
掩鼻以數之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
召伯埭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爲安所愛重安薨後
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
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
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安有二子瑤琰瑤襲爵官至琅邪王友早卒子該嗣終
東陽太守無子弟光祿勳模以子承伯嗣有罪國除劉
裕以安勳德濟世特更封該弟澹爲柴桑侯邑千戶奉
安祀澹少歷顯位桓玄篡位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齋
冊到姑孰元熙中爲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冊禪
宋

琰字瑗度弱冠以貞幹稱美風姿與從兄護軍琰雖比
居不往來宗中子弟惟與才令者數人相接拜著作郎
轉祕書丞累遷散騎常侍中苻堅之役安以琰有軍
國才用出爲輔國將軍以精兵八千與從兄玄俱陷陣
破堅以勳封望蔡公尋遭父憂去官服闋除征虜將軍
會稽內史頃之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太子詹事加散騎
常侍將軍如故又遭母憂朝廷疑其葬禮時議者云潘
岳爲賈充婦宜城宣君誄云昔在武侯喪禮殊倫伉儷
一體朝儀則均謂宜資給葬禮悉依太傅故事先是王
珣娶萬女珣弟珉娶安女並不終由是與謝氏有隙珣
時爲僕射猶以前憾緩其事琰聞恥之遂自造輜輶車
以葬議者譏之太元末爲護軍將軍加右將軍會稽王
道子以爲司馬右將軍如故王恭舉兵假琰節都督前
鋒軍事恭平遷衛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孫恩作亂加督

晉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 吳興義興二郡軍事討恩至義興斬賊許允之迎太守
魏鄢還郡進討吳興賊丘廼破之又詔琰與輔國將軍
劉牢之俱討孫恩恩逃于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爲會稽
內史都督五郡軍事本官並如故琰旣以資望鎮越土
議者謂無復東顧之虞及至郡無綏撫之能而不爲武
備將帥皆諫曰強賊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
自新之路琰曰苻堅百萬尚送死淮南况孫恩奔劔歸
海何能復出若其復至正是天不養國賊令速就戮耳
遂不從其言恩後果復寇浹口入餘姚上虞進及邢浦
去山陰北三十五里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恩旣而上
黨太守張虔碩戰敗羣賊銳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
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旣
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食也跨馬而出廣武
將軍桓寶爲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迤狹琰
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絕琰至千秋亭
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
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劉裕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琰小
子混混剝肝生食之詔以琰父子隕於君親忠孝萃於
一門贈琰侍中司空謚曰忠肅三子肇峻混肇歷驃騎
參軍峻以琰勳封建昌侯及沒於賊詔贈肇散騎常侍

峻散騎侍郎

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初孝武帝爲晉陵公主求婚謂王珣曰主婚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是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是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鬻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狔以爲珍膳項上一鬻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爲禁鬻故珣因以爲戲混竟尚主襲父爵桓玄嘗欲以安宅爲營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玄聞慙而止歷中書令中領軍尚書左僕射領選以黨劉毅誅國除及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紱裕亦歎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也

弈字無弈少有名譽初爲剡令有老人犯法弈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歲在弈膝邊諫止之弈爲改容遣之與桓溫善溫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桓溫曰我方外司馬弈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弈遂攜酒就聽事引溫

晉書卷七十六 列傳 十二
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之責從兄尚有德政既卒爲西藩所思朝議以弈立行有素必能嗣尚事乃遷都督豫兗冀并四州軍事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假節未幾卒官贈鎮西將軍三千泉靖玄泉有名譽歷義興太守靖官至太常

玄字幻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爲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荅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卽焚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略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爲掾並禮重之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郊相監北征諸軍事于時苻堅彊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苻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冲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下遣彭城内史何謙游軍襄淮以爲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逯於彭城玄率東

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于泗口欲遣間使報遂
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趣
城爲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僞許之旣而告
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
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
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
難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有衆
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
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
準次堂邑旣而盱眙城陷高密內史毛藻沒安之等軍
人相驚遂各分散朝廷震動玄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
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僞將都
督顏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僞將邵保超難引退玄率
何謙戴遂田洛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玄參軍劉牢
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又破其
運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身免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戍
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于廣
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及苻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
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係至先遣苻
融慕容暉張蚝苻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

以玄爲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
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
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
隱等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
指洛澗卽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
縱兵追之生擒堅僞將梁他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收
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肥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
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
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
衆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
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
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
等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琰玄仍進
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
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弃甲宵遁聞
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
十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噐械軍資珍寶山積牛
馬驢騾駱駝十萬餘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
假節固讓不受賜錢百萬綵千匹旣而安奏苻堅喪敗
宜乘其釁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

造渦潁經略舊都玄復率衆次于彭城遣參軍劉襲攻
堅兗州刺史張崇於鄆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鄆城兗州
旣平玄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龔謀堰呂
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
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派遣淮陵太守以三
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苻朗又進伐冀州遣龍驤
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據碭濟陽太守郭滿據
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
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許之丕告飢
玄饋丕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
三魏皆降以兗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
七州軍事玄上疏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須總督司州懸
遠應統豫州以勳封康樂縣公玄請以先封東興侯賜
兄子玩詔聽之更封玩豫寧伯復遣寧遠將軍春演伐
申凱於魏郡破之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國玄住
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旣久
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會翟遼據黎陽
反執滕恬之又泰山太守張願舉郡叛河北騷動玄自
以處分失所上疏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還鎮
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玄旣還遇疾上疏解職詔書不

許玄又自陳既不堪攝職慮有曠廢詔又使移鎮東陽
城玄卽路於道疾篤上疏曰臣以常人才不佐世忽蒙
殊遇不復自量遂從戎政驅馳十載不辭鳴鏑之險每
有征事輒請爲軍鋒由恩厚忘軀甘死若生也冀有毫
釐上報榮寵天祚大晉王威屢舉實由陛下神武英斷
無思不服亡叔臣安協贊雍熙以成天工而雰霧尚翳
六合未朗遺黎塗炭巢窟宜除復命臣荷戈前驅董司
戎首冀仰憑皇威宇宙寧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
塵露報恩然後從亡叔臣安退身東山以道養壽此誠
以形于文旨達於聖聽矣臣所以區區家國實在於此
不謂臣愆咎夙積罪鍾中年上延亡叔臣安亡兄臣靖
數月之間相係殂背下逮稚子尋復天昏哀毒兼纏痛
百常情臣不勝禍酷暴集每一勸殆弊所以含哀忍悲
期之必存者雖哲輔傾落聖明方融伊周嗣作人懷自
厲猶欲申臣本志隆國保家故能豁其情滯同之無心
耳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遠圖逮問臣進止之宜臣
進不達事機以感境爲恥退不自揆故欲順其宿心豈
謂經略不振自貽斯戾是以奉送章節待罪有司執徇
常儀實有媿心而聖恩赦過黷法垂宥使抱罪之臣復
得更名於所司木石猶感而况臣乎願將身不良動與

夔會謙德不著害盈是荷先疾旣動便至委篤陛下體
臣疾重使還藩淮側甫欲休兵靜衆綏懷善撫兼苦自
療冀日月漸瘳繕甲俟會思更奮迅而所患沉頓有增
無損今者憊憊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常矩加以匪
懈猶不能令政理弘宣况今內外天隔永不復接寧可
卧居重任以招患慮追尋前事可爲寒心臣之微身復
何足惜區區血誠憂國實深謹遣兼長史劉濟重奉送
節蓋章傳伏願陛下垂天地之仁拯將絕之氣特遣軍
司鎮慰荒雜聽臣所乞盡醫藥消息歸誠道門冀神祇
之祐若此而不差脩短命也使臣得及視息瞻覩墳柏
以此之盡公私真無恨矣伏枕悲慨不覺流涕詔遣高
手醫一人令自消息又使還京口療疾玄奉詔便還病
久不差又上疏曰臣同生七人凋落相繼惟臣一已孑
然獨存在生荼酷無如臣比所以含哀忍痛希延視息
者欲報之德實懷罔極庶蒙一瘳申其此志且臣孤遺
滿目顧之惻然爲欲極其求生之心未能自分於灰土
悽悽之情可哀可愍伏願陛下矜其所訴霽然垂恕不
令微臣銜恨泉壤表寢不報前後表疏十餘上久之乃
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時吳興太守晉寧侯
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自吏部尚書與玄同年之郡而玄

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爲南北二玄論者美之玄旣輿疾之郡十三年卒於官時年四十六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獻武子瑛嗣祕書郎早卒子靈運嗣瑛少不惠而靈運文藻豔逸玄嘗稱曰我尚生瑛瑛那得不生靈運永熙中爲劉裕世子左衛率始從玄征伐者何謙字恭子東海人戴遂字安丘處士達之弟竝驍果多權略達屬操東山而遂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遂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遂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遂以軍功封廣信侯位至大司農

萬字萬石才器雋秀雖器量不及安而善自銜曜故早有時譽工言論善屬文叙漁父屈原李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爲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歸嘗與蔡系送客于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萬落牀冠帽傾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爲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之弱冠辟司徒掾遷右西屬不就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爲撫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旣見與帝共談移日太原王述萬之妻父也爲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

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萬再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假節王羲之與桓溫箋曰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從萬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嘗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已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汝爲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既而先遣征虜將軍劉建脩治馬頭城池自率衆入渦潁以援洛陽北中郎將郗曇以疾病退還彭城萬以爲賊盛致退便引軍還衆遂潰散狼狽單歸廢爲庶人後復以爲散騎常侍會卒時年四十二因以爲贈子韶字穆度少有名時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朗羯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並早卒惟玄以功名終韶至車騎司馬韶子恩字景伯宏達有遠略韶爲黃門郎武昌太守恩三子曜弘微皆歷顯位

朗字長度父據早卒朗善言玄理文義豔發名亞於玄總角時病新起體甚羸不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留使竟

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遂
流涕攜朝去安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
見之朝終於東陽太守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爲會
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嘗因侍坐于時月夜明爭道子歎
以爲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
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子絢字宣映曾
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
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絢父重
卽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
石字石奴初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僕射征句難以勳封
興平縣伯淮肥之役詔石解僕射以將軍假節征討太
都督與兄子玄琰破苻堅先是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
碎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以邀功焉堅之敗也雖功始卒
之而成于玄琰然石時實爲都督焉遷中軍將軍尚書
令更封南康郡公于時學校陵遲石上疏請興復國學
以訓胄子斑下州郡普脩鄉校疏奏孝武帝納焉兄安
薨石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事與吏部郎王恭互
相短長恭甚忿恨自陳褊阨不允且疾源深固乞還私
門石亦上疏遜位有司奏石輒去職免官詔曰石以疾
求退豈準之常制其喻令還歲餘不起表十餘上帝不

許石乞依故尚書令王彪之例於府綜攝詔聽之疾篤
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時年六十二石少
惠面創療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
舐處甚白故世呼爲謝白面石在職務存文刻旣無他
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勳遂居清顯而聚斂無饜取
譏當世追贈司空禮官議諡博士范弘之議諡曰襄墨
公語在弘之傳朝議不從單諡曰襄子汪嗣早卒汪從
兄沖以子明慧嗣爲孫恩所害明慧從兄喻復以子嵩
嗣宋受禪國除

邈字茂度父鐵末嘉太守邈性剛靛無所屈撓頗有理

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
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
論者以此多邈後爲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爲賊胡桀郗
驃等所執害之賊逼令北面邈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
何北面之有遂害之邈妻郗氏甚妬邈先娶妾郗氏怨
懟與邈書告絕邈以其書非婦人詞疑其門下生仇玄
達爲之作遂斥玄達玄達怒遂投孫恩并害邈兄弟竟
至滅門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
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稷負辰資之以端拱鑿井

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簡侯任總中臺效彰分間
正議云唱喪禮墮而復弘遺音既補雅樂缺而還備君
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詠山林浮泛
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于褫薜蘿而襲朱
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穆苻
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溫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
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宴衍而清群寇宸居獲
太山之固惟揚去累卵之危斯爲盛矣然激繁會於暮
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媮薄之俗崇侈於
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同歸齊奢儉於一致而不知

頽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期若是琰稱貞幹卒
以忠勇垂名混曰風流竟以文詞獲譽並階時宰無墮
家風亦萬以放肆爲高石奴以褊濁與累雖粵微類猶
稱名實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勅寇望之
而土崩渦賴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鞏洛北
定幽燕廟筭有餘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
遺文經綸遠矣

贊曰安西英爽才兼辯博宣力方鎮流聲臺閣太保沉
浮曠若虛舟任高白碎情惟一丘琰邈忠壯亦萬虛放
爲龍爲光或卿或將偉哉獻武功宣授斧剋翦凶渠幾

清中寓

晉書卷八十八

列傳

第五十

安樂

安樂 晉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五十

而

而 晉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五十

蘇

蘇 晉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五十

寒

寒 晉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五十

以

以 晉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五十

蘇

蘇 晉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五十

晉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五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王羲之

子玄之

徽之子楨之

疑之

徽之弟操之

徽之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顛顛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敢頷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

長安下五字直參

稱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爲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爲敦主簿敦嘗謂義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義之與王承王悅爲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義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祕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義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義之旣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遺義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爲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義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叅政而方進退自見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

國家威德故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羲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以與浩書以誠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途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已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

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脩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慘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戔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耻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斲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南弄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卽其實今功未可

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
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
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
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
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
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
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
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
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
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
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况厠大臣未行豈可默
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
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
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
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
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覽
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
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時東土饑荒義之輒開倉賑
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

見從又遣尚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一郡又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充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泣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楊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怠而

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
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
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
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
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
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義之雅好服食養
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
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
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義之同好嘗與同
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義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
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
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
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
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
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
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
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
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
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
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

陳迹猶不能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
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
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
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
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
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義
之比於石崇聞而其甚喜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
善鳴求市未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義之將至京
以待之義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義之
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
相贈耳義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
此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爲其
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戴山見一老姥
持六角竹扇賣之義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愠色
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
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義之笑而不答其書爲世所
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
當鴈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
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義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
暮年方妙嘗以草章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義之書

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狼遂乃忘失常歎歎
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驃
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義之齊名而義之甚輕之由
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義之代述止
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義之當候已輒灑掃而
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義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述爲
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義之臨發一別而
去先是義之常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
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義之耻爲之
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特賢
所笑旣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
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
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義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
墓前自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
子義之敢告二尊之靈義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
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
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誠常恐斯
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
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日吉辰肆筵設席稽
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

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
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數日義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
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脩服食採藥
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
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義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
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義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
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其樂懽之趣朝廷以其誓苦
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爲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
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
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義之在坐曰令樂許遇稷契當無

此言二人並有愧色初義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
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污身穢跡可謂艱
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
不祥頃東游還脩植桑果今盛敷榮幸諸子抱弱孫游
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
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以輕薄庶令舉策數
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
并行田視地利願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
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
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

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萬後爲豫州
都督又遺萬言誠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
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
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
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
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年五十九卒贈金紫
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
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
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
攻會稽察佐請爲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
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
遂爲孫恩所害

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爲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
帶不綜府事又爲車騎桓沖騎兵參軍沖問卿署何曹
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
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沖行值暴雨徽之
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沖嘗謂徽之
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
手版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吳中一士大夫
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詭囁良久主人灑

婦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
盡歡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
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嘗居山陰夜雪初霽
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
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
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
邪雅性放誕好聲色嘗夜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
之賞井丹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
時人皆欽其才而穢其行後爲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
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
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
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
筭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
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
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子楨之
楨之字公幹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玄爲太尉朝臣
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爲氣咽楨之曰亡
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
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

不怠風流爲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樗蒲曰南風
不競門生日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
慙苟奉倩近愧劉眞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標之
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旣出客問安
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
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
之遽走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齋中
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
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
書義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
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義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桓溫
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駁牝牛甚妙起家州主簿
秘書郎轉丞以選尚新安公主嘗經吳郡聞顧辟彊有
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彊方集賓友而獻
之游歷旣畢傍若無人辟彊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
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僮耳便驅出
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謝安甚欽愛之請爲長史安
進號衛將軍復爲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
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
未題而匠者誤訂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

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及安薨贈禮有同異之議惟獻之與徐邈共明安之忠勳獻之乃上疏曰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風道譽洋溢弱冠遐棲則契齊箕皓應運釋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載宣威靈彊猾消殄功勳既融投藪高讓且服事先帝春隆布衣陛下踐阼陽秋尚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考其潛躍始終事情總緒實大晉之雋輔義篤於曩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神於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禮未幾獻之遇疾家人爲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鄰家離婚獻之前妻郗曇女也俄而卒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諡曰憲無子以兄子靜之嗣位至義興太守時議者以爲義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表置左右以翫之始義之所與共游者許邁

許邁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爲之筮遇泰之上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壺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於是立精舍於懸壺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僊館朔望時節還家自省而已父母旣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攜其同志徧游名山焉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餌木步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爲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游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僊之事焉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玄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僊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爲之傳述靈異之跡甚多不可詳記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

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
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為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
至於布織濃分踈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百
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瑕獻之雖有
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隆冬枯樹覽其筆蹤
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
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
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紫春
蚓字字如縮秋蛇卧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
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歟無半分之骨
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
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
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
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
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晉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王遜

王遜字邵伯魏興人也仕郡察孝廉為吏部令史轉殿
中將軍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
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轉魏興太守惠帝末西南夷
叛寧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固守經年未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晉書卷八十一

列傳

嘉四年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孟固陳曰君
亡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憐救既慙包胥無與
秦之感又愧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
廷憐之乃以遜爲南夷校尉寧州刺史使於郡便之鎮
遜與孟俱行道遇寇賊踰年乃至外逼李雄內有夷寇
吏士散沒城邑丘墟遜披荒糾厲收聚離散專杖威刑
鞭撻殊俗遜未到州遙舉董聯爲秀才建寧功曹周悅
謂聯非才不下版檄遜旣到收悅殺之悅弟潛謀殺遜
以前建寧太守趙混子濤代爲刺史事覺並誅之又誅
豪右不奉法度者數十家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及
牛羊數萬餘於是莫不振服威行寧土又遣子澄奉表
勸進於元帝帝嘉之累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校
尉刺史如故賜爵褒中縣公遜以地勢形便上分牂牁
爲平夷郡分朱提爲南廣郡分建寧爲夜郎郡分永昌
爲梁水郡又改益州郡爲晉寧郡事皆施行先是越雋太
守李釗爲李雄所執自蜀逃歸遜復以釗爲越雋太
守李雄遣李驤任回攻釗釗自南秦與漢嘉太守王載
共距之戰于溫水釗敗績載遂以二郡附雄後驤等又
渡瀘水寇寧州遜使將軍姚崇襲琛距之戰于堂狼大
破驤等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

渡水遜以崇不窮追也怒囚羣帥執崇鞭之怒甚髮上
衝冠冠爲之裂夜中卒遜在州十四年州人復立遜中
子堅行州府事詔除堅爲南夷校尉寧州刺史假節益
遜曰壯陶侃懼堅不能抗對蜀人太寧未表以零陵太
守尹奉爲寧州徵堅還京病卒兄澄襲爵歷魏興太守
散騎常侍

蔡豹

蔡豹字士宣陳留圉城人高祖質漢衛尉左中郎將邑
之叔父也祖睦魏尚書父宏陰平太守豹有氣幹歷河
南丞長樂清河太守避亂南渡元帝以爲振武將軍臨
淮太守遷建威將軍徐州刺史初祖逃爲徐州豹爲司
馬素易豹至是逃爲豫州而豹爲徐州俱受征討之寄
逃甚愧之是時太山太守徐龕與彭城內史劉遐同討
反賊周撫於寒山龕將于藥斬撫及論功而遐先之龕
怒以太山叛自號安北將軍兗州刺史攻破東莞太守
侯史旄而據其塢石季龍伐之龕懼求降元帝許焉旣
而復叛歸石勒勒遣其將王伏都張景等數百騎助龕
詔征虜將軍羊鑒武威將軍侯禮臨淮太守劉遐鮮卑
段文鴛等與豹共討之諸將畏悞頓兵下邳不敢前豹
欲進軍鑒固不許龕遣使請救於勒勒辭以外難而多

求於龔又王伏都等淫其室龔知勒不救且患伏都等縱暴乃殺之復求降元帝惡其反覆不納勅豹鑿以將進討鑿及劉遐等並疑憚不相聽從互有表聞故豹又不得進尚書令刁協奏曰臣等伏思淮北征軍已失不遠今方盛暑且涉山險山人便弓弩習土俗一人守阨百夫不當且運漕至難一朝糧乏非復智力所能防禦也書云寧致人不致於人宜頓兵所在深壁固壘至秋不了乃進大軍詔曰知難而退誠合兵家之言然小賊雖狡猾故成擒耳未戰而退先自摧衄亦古之所忌且邵存已據賊壘威勢旣振不可退一步也於是遣治書

御史郝叔爲行臺催攝令進討豹欲逕進鑿執不聽協又奏免鑿官委豹爲前鋒以鑿兵配之降號折衝將軍以責後効豹進據下城欲以逼龔時石季龍屯鉅平將攻豹豹夜遁退守下邳徐龔襲取豹輜重於檀丘將軍留寵陸黨力戰死之豹旣敗將歸謝罪北中郎王舒止之曰胡寇方至使君且當攝職爲百姓障扞賊退謝罪不晚也豹從之元帝聞豹退使收之使者至王舒夜以兵圍豹豹以爲他難率麾下擊之聞有詔乃止舒執豹送至建康斬之尸于市三日時年五十二豹在徐土內撫將士外懷諸衆甚得遠近情聞其死多悼惜之無子

列傳 四
兄子裔字元子散騎常侍兗州刺史高陽鄉侯殷浩北
伐使裔率衆出彭城卒於軍

羊鑒

羊鑒字景期太山人也父濟匈奴中郎將兄煒歷太僕
兗徐二州刺史鑒爲東陽太守累遷太子左衛率時徐
龕反叛司徒王導以鑒是龕州里冠族必能制之請遣
北討鑒深辭才非將帥太尉郗鑒亦表謂鑒非才不宜
委使導不納強啓授以征討都督果敗績導以舉鑒非
才請自貶帝不從有司正鑒斬刑元帝詔以鑒太妃外
屬特免死除名久之爲少府及王敦反明帝以鑒敦舅
又素相親黨微被嫌責及成帝卽位豫討蘇峻以功封
豐城縣侯徙光祿勳卒

劉胤

劉胤字承胤東萊掖人漢齊悼惠王肥之後也美姿容
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間士咸慕之舉賢良辟
司空掾並不就會天下大亂攜母欲避地遼東路經幽
州刺史王浚留胤表爲渤海太守浚敗轉依冀州刺史
邵續續徒衆寡弱謀降於石勒胤言於續曰夫田單包
胥齊楚之小吏耳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將
軍杖精銳之衆居全勝之城如何墜將登之功於一費

委忠信之人於豺狼乎且項羽袁紹非不强也高祖編
冠人應如響曹公奉帝而諸侯綏穆何者蓋逆順之理
殊自然之數定也况夷戎醜類屯結無賴雖有犬羊之
盛終有庖宰之患而欲託根結援無乃殆哉續曰君如
君言計將安出胤曰琅邪王以聖德欽明創基江右中
興之隆可企踵而待今為將軍計者莫若抗大順以激
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人之志夫機事在密時至難
違存亡廢興在此舉矣續從之乃殺異議者數人遣使
江南朝廷嘉之胤仍求自行續厚遣之既至元帝命為
丞相參軍累遷尚書吏部郎胤聞石季龍攻厭次言於
元帝曰北方方鎮皆沒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為季龍
所制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存救援元帝將
遣救之會續已沒而止王敦素與胤交甚欽貴之請為
右司馬胤知敦有不臣心枕疾不視事以是忤敦意出
為豫章太守辭以脚疾詔就家授印綬郡人莫鴻南土
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橫恣無道百姓患之胤至誅鴻及
諸豪右界內肅然咸和初為平南軍司加散騎常侍蘇
峻作亂溫嶠率衆而下留胤等守湓口事平以勳賜爵
豐城子俄而代嶠為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領江
州刺史假節胤位任轉高矜豪日甚縱酒耽樂不恤政

事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初胤之代嶠也遠近皆謂非選
陶侃郅鑿咸云胤非方伯才朝廷不從或問王悅曰今
大難之後綱紀弛頓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餘里流人
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侈太
之性臥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悅白聞溫平南語
家公云連得惡夢思見代者尋去可用劉胤此乃溫意
非家公也是時朝廷空罄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
胤商旅繼路以私廢公有司奏免胤官書始下而胤為
郭默所害年四十九子赤松嗣尚南平長公主位至黃
門郎義興太守

桓宣

族子伊

桓宣譙國鉅人也祖詡義王太守父弼冠軍長史宣開
濟篤素為元帝丞相舍人時塢主張平自稱豫州刺史
樊雅自號譙郡太守各據一城眾數千人帝以宣信厚
又與平雅同州里轉宣為參軍使就平雅平雅遣軍主
簿隨宣詣丞相府受節度帝皆加四品將軍即其所部
使扞禦北方南中郎將王含請宣為參軍頃之豫州刺
史祖逖出屯蘆州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
屋云當持作馬廐見大鑊欲鑄作鐵器平曰此是帝王
大鑊天下定後方當用之柰何打破乂曰卿能保頭不

而惜大鑊邪平大怒於坐斬又阻兵固守歲餘逃攻平
殺之而雅據譙城逃以力弱求助於舍舍遣宣領兵五
百助逃逃謂宣曰卿先已說平雅信義大著於彼今復
爲我說雅雅若降者方相擢用不但免死而已宣復單
馬從兩人詣雅曰祖逃方欲平蕩二寇每倚卿爲援前
殷又輕薄非豫州意今若和解則忠勳可立富貴可保
若猶固執東府赫然更遣猛將以卿烏合之衆憑阻窮
城強賊伺其北國家攻其南萬無一全也願善量之雅
與宣置酒結友遣子隨宣詣逃少日雅便自詣逃逃遣
雅還撫其衆雅僉謂前黜罵辱懼罪不敢降雅復閉城
自守逃往攻之復遣宣入說雅雅卽斬異已者遂出降
未幾石勒別將圍譙城舍又遣宣率衆救逃未至而賊
退逃留宣討諸未服皆破之遷譙國內史祖約之棄譙
城也宣以牋諫不從由是石勒遂有陳留及約與蘇峻
同反宣謂祖智曰今強胡未滅將戮力以討之而與峻
俱反此安得久乎使君若欲爲雄霸何不勅國討峻威
名自舉智等不能用宣欲諫約遣其子戎白約求入約
知宣必諫不聽宣遂距約不與之同邵陵人陳光率部
落數百家降宣宣皆慰撫之約還歷陽宣將數千家欲
南投尋陽營於馬頭山值祖煥欲襲淦口陶侃使毛寶

救之煥遣衆攻宣宣使戎求救於竇竇擊煥破之宣因
投溫嶠嶠以戎爲參軍賊平宣居于武昌戎復爲劉胤
參軍郭默害胤復以戎爲參軍陶侃討默默遣戎求救
於宣宣僞許之西陽太守鄧嶽武昌太守劉詡皆疑宣
與默同豫州西曹王隨曰宣尚背祖約何緣同郭默邪
嶽詡乃遣隨詣宣以觀之隨謂宣曰明府心雖不爾無
以自明惟有以戎付隨耳宣乃遣戎與隨俱迎陶侃辟
戎爲掾上宣爲武昌太守尋遷監沔中軍事南中郎將
江夏相石勒荊州刺史郭敬戍襄陽陶侃使其子平西
參軍斌與宣俱攻樊城拔之竟陵太守李陽又破新野
敬懼遁走宣與陽遂平襄陽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
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略威儀或
載鉏耒於輅軒或親芸穫於隴畝十餘年間石季龍再
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每以寡弱距守論者以爲次於
祖逖周訪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會侃薨後庾亮爲荆
州將謀北伐以宣爲都督沔北前鋒征討軍事平北將
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季龍使騎七千渡沔攻之亮
遣司馬王愨期輔國將軍毛寶救宣賊三面爲地窟攻
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馬賊解圍退
走久之宣遣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沒賊者八千餘人

以歸庾翼代亮欲傾國北討更以宣爲都督司雍梁三州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軍事梁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以前後功封竟陵縣男宣久在襄陽綏撫僑舊甚有稱績庾翼遷鎮襄陽令宣進伐石季龍將李羆軍次丹水爲賊所敗翼怒貶宣爲建威將軍使移戍峴山宣望實俱喪兼以老疾時南蠻校尉王愆期守江陵以疾求代翼以宣爲鎮南將軍南郡太守代愆期宣不得志未之官發憤卒追贈鎮南將軍戎官至新野太守

伊字叔夏父景有當世才幹仕至侍中丹陽尹中領軍護軍將軍長社侯伊有武幹標格簡率爲王濛劉惔所知頗參諸府軍事累遷大司馬參軍時苻堅強盛邊鄙多虞朝議選能距捍疆場者乃授伊淮南太守以綏御有方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軍事建威將軍歷陽太守淮南如故與謝玄共破賊別將王鑿張蚝等以功封宣城縣子又進都督豫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及苻堅南寇伊與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俱破堅於肥水以功封永脩縣侯進號右軍將軍賜錢百萬袍表千端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

晉書卷八十一 列傳 十一
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
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
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
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
去客主不交一言時謝安女壻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
惡其爲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肉而會稽王
道子昏營尤甚惟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讒謖之計稍行
於主相之間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
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
無迂卽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
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遂
乃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
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旣吹笛伊便
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
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
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
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伊在州
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桓冲卒遷都督江州荊州十
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假節伊到鎮以
邊境無虞宜以寬卹爲務乃上疏以江州虛耗加連歲

不登今餘戶有五萬六千宜并合小縣除諸郡逋米移州還鎮豫章詔令移州尋陽其餘皆聽之伊隨宜拯撫百姓賴焉在任累年徵拜護軍將軍以右軍府千人自隨配護軍府卒官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諡曰烈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豫爲表令死乃上之表曰臣過蒙殊寵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馬器鎧隨處放散于時收拾敗破不足貫連比年營繕並已脩整今六合雖一餘燼未滅臣不以朽邁猶欲輸效力命仰報皇恩此志永絕銜恨泉壤謹奉輸馬具裝百具步鎧五百領並在尋陽請勒所屬領受詔曰伊忠誠不遂益以傷懷仍受其所上之鎧子肅之嗣卒子陵嗣宋受禪國除伊弟不才亦有將略討孫恩至冠軍將軍

朱伺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爲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內徙江夏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爲郡將督見鄉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爲將遂以謙恭稱張昌之逆太守弓欽走灑口伺與同輩柳寶布與合衆討之不尅乃與欽奔武昌後更率部黨攻滅之轉騎部曲督加綏夷都尉伺部曲等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唱義討逆逆順有嫌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爲灑陽縣而置焉其後

陳敏作亂陶侃時鎮江夏以伺能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爲左甄據江口摧破敏前鋒敏弟恢稱荊州刺史在武昌侃率伺及諸軍進討破之敏恢旣平伺以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議距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荅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邪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咲未嘉中石勒破江夏伺與楊珉走夏口及陶侃來戍夏口伺依之加明威將軍隨侃討苻茂有殊功語在侃傳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脰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大半賊夜還長沙伺追至蒲圻不及而反加威遠將軍赤幢曲蓋建興中陳聲率諸無賴二千餘家斷江抄掠侃遣伺爲督護討聲聲衆雖少伺容之不擊求遣弟詣侃降伺外許之及聲去伺乃遣勁勇要聲弟斬之潛軍襲聲聲正旦並出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聲將閻晉鄭進皆死戰伺軍人多傷乃還營聲東走保董城伺又率諸軍圍守之遂重柴繞城作高檜以勁弩下射之又斷其水道城中無水

殺牛飲血聞晉聲婦弟也乃斬聲首出降又以平蜀賊
襲高之功加伺廣威將軍領竟陵內史時王敦欲用從
弟廙代侃爲荊州侃故將鄭攀馬雋等乞侃於敦敦不
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人皆樂附又以廙忌戾難事謀
共距之遂屯結涓口遣使告伺伺外許之而稱疾不赴
攀等遂進距廙旣而士衆疑阻復散還橫桑口欲入杜
會時朱軌趙誘李桓率衆將擊之攀等懼誅以司馬孫
景造謀距廙因斬之降軌等廙將西出遣長史劉浚留
鎮揚口壘時杜會請討第五猗於襄陽伺謂廙曰曾是
猾賊外示西還以疑衆心欲誘引官軍使西然後兼道
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廙性矜厲自用兼以伺
老怯難信遂西行會等果馳還廙乃遣伺歸裁至壘卽
爲會等所圍劉浚以壘北門危欲令伺守之或說浚云
伺與鄭攀同者乃轉守南門賊知之攻其北門時鄭攀
黨馬雋等亦來攻壘雋妻子先在壘內或請皮其面以
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
所調弩忽噤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
入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爲船械伺旣入賊舉
鋌摘伺伺逆接得鋌反以摘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
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遇醫療創小差杜

曾遣說伺云馬雋等感卿恩妻孥得活盡以卿家外內
百口付雋雋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荅曰賊無白首
者今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當歸南妻子
付汝乃還甌山時王廙與李桓杜會相持累戰甌山下
軍士數驚喚云賊欲至伺驚創而卒因葬甌山

毛寶

子穆之

安之

孫瑛

宗人德祖

毛寶字碩真滎陽武人也王敦以爲臨湘令敦卒爲
溫嶠平南叅軍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征西將軍陶侃
懷疑不從嶠屢說不能廻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
僕宜先下遣信已二日會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

大事當與天下共同衆克在和不同有異假令可疑猶
當外示不覺况自作疑邪便宜急追信改舊書說必應
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意悟卽追信改書侃果
共征峻寶領千人爲嶠前鋒俱次茄子浦初嶠以南軍
習水峻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宣令三軍有上岸者死
時蘇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寶告
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邪乃設變力
戰悉獲其人虜殺萬計約用大飢嶠嘉其勳士爲廬江
太守約遣祖煥桓撫等欲襲湓口陶侃將自擊之寶曰
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顧謂坐客曰此年少

言可用也乃使寶行先是桓宣背約南屯馬頭山為煥
撫所攻求救於寶寶衆以宣本是約黨疑之宣遣千戎
重請寶卽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懸兵少
器械濫惡大為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
拔箭血流滿鞞夜奔船所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
亡將士洗瘡訖夜還救宣寶至宣營而煥撫亦退寶進
攻祖約軍次東關破合肥尋召歸石頭陶侃溫嶠未能
破賊侃欲率衆南還寶謂嶠曰下官能留之乃往說侃
曰公本應領蕪湖為南北勢援前旣已下勢不可還且
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
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强盛公竟滅之何至
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
使上岸斷賊資糧出其不意使賊困感若寶不立效然
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督護寶燒峻句容湖孰
積聚峻頗乏食侃遂留不去峻旣死匡術以苑城降侃
使寶守南城鄧嶽守西城賊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
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君名壯
勇何不出鬪寶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鬪晃笑而退賊平
封州陵縣開國侯千六百戶庾亮西鎮請為輔國將軍
江夏相督隨義陽二郡鎮上明又進南中郎隨亮討郤

默默平與亮司馬王愨期等救桓宣於章山擊賊將石
遇破之進征虜將軍亮謀北伐上疏解豫州請以授寶
於是詔以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
故與西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邾城石季龍惡之乃遣
其子鑒與其將夔安李菟等五萬人來寇張裕渡二萬
騎攻邾城寶求救於亮亮以城固不時遣軍城遂陷寶
峻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亮哭
之慟因發疾遂薨詔曰寶之傾敗宜在貶裁然蘇峻之
難致力王室今咎其過故不加贈祭之可也其後公卿
言寶有重勳加死王事不宜奪爵升平三年乃下詔復
本封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
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
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
送至東岸遂得免焉寶二子穆之安之

穆之字憲祖小字武生名犯王靖后諱故行字後又以
桓溫母名憲乃更稱小字穆之果毅有父風安西將軍
庾翼以爲叅軍襲爵州陵侯翼等專威陝西以于方之
爲建武將軍守襄陽方之年少翼選武將可信杖者爲
輔弼乃以穆之爲建武司馬俄而翼薨大將于瓚戴義
等作亂穆之與安西長史江彪司馬朱熹等共平之祖

溫代翼復取爲參軍從溫平蜀以功賜次子都鄉侯尋
除揚威將軍潁川太守隨溫平洛入關溫將旋師以謝
尚未至留穆之以二千人衛山陵升平初遷督寧州諸
軍事揚威將軍寧州刺史以桓溫封南郡徙穆之爲建
安侯復爲溫太尉參軍加冠軍將軍以所募兵配之溫
伐慕容暉使穆之監鑿鉅野百餘里引汶會于濟川及
溫焚舟步歸使穆之督東燕四郡軍事領東燕太守本
官如故袁真以壽陽叛溫將征之穆之以冠軍領淮南
太守守歷陽真平餘黨分散乃以穆之督揚州之江西
軍事復領陳郡太守俄而徙督揚州之義成荊州五郡
雍州之京兆軍事襄陽義成河南三郡太守將軍如故
尋進領梁州刺史頃之以疾解職詔以冠軍徵還苻堅
別將寇彭城復以將軍假節監江北軍事鎮廣陵遷右
將軍宣城內史假節鎮姑孰穆之以爲戍在近畿無復
軍警不宜加節上疏辭讓許之苻堅別將圍襄陽詔穆
之就上明受桓沖節度沖使穆之游軍沔中穆之始至
而朱序陷沒引軍還郡堅衆又寇蜀漢梁州刺史楊亮
益州刺史周仲孫奔退沖使穆之督梁州之三郡軍事
右將軍西蠻校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假節戍巴郡
以于球爲梓潼太守穆之與球伐堅至于巴西郡以糧

爲玄屯騎校尉誘玄使人蜀旣而脩之與祐之費恬及漢嘉人馮遷共殺玄約之等聞玄死進軍到枝江而桓振復攻沒江陵劉毅等還尋陽約之亦退俄而季之述之皆病約之詣振僞降因欲襲振事泄被害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等撫其餘衆保涪陵振遣桓放之爲益州屯西陵處茂距擊破之振死安帝反正詔曰夫貞松標於歲寒忠臣亮于國危益州刺史璩體識弘正誠契義旗受命偏師次于近畿匡翼之勳寔感朕心可進征西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益梁秦涼寧五州軍事行宜都寧蜀太守文處茂宣讚蕃牧蒙險夷難可輔國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又詔西夷校尉瑾爲持節監梁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略陽武都太守瑾弟蜀郡太守瑗爲輔國將軍寧州刺史初璩聞振陷江陵率衆赴難使瑾瑗順外江而下使參軍譙縱領巴西梓潼二郡軍下涪水當與璩軍會於巴郡蜀人不樂東征縱因人情思歸於五城水口反還襲涪害瑾瑾留府長史鄭純之自成都馳使告璩璩時在略城去成都四百里遣參軍王瓊討反者相距於廣漢燹道令何林聚黨助縱而璩下人受縱誘說遂共害璩及瑗并子姪之在蜀者一時殄沒璩子弘之嗣義

熙中時延祖爲始康太守上疏訟璩兄弟於是詔曰故益州刺史璩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勤王忠烈事乖慮外葬送日近益懷惻愴可皆贈先所授官給錢三十萬布三百匹論璩討桓玄功追封歸鄉公千五百戶又以祐之斬玄功封夷道縣侯自寶至璩三葉擁旄開國者四人將帥之家與尋陽周氏爲輩而人物不及也瑾子脩之類歷清顯至右衛將軍從劉裕平姚泓後爲安西司馬沒于魏

安之字仲祖亦有武幹累遷撫軍參軍魏郡太守簡文輔政委以爪牙及登阼安之領兵從駕使止宿宮中尋拜游擊將軍時庾希入京口朝廷震動命安之督城門諸軍事孝武卽位妖賊盧悚突入殿廷安之聞難率衆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旣而左衛將軍殷康領軍將軍桓祕等至與安之并力悚因勦滅遷右衛將軍定后崩領將作大匠卒官追贈光祿勳四子潭泰遂道潭嗣爵官至江夏相泰歷太傅從事中郎後軍諮議參軍與遂俱爲會稽王父子所昵乃追論安之討盧悚勳賜爵平都子命潭襲爵元顯嘗宴泰家旣而欲去泰苦留之曰公若遂去當取公脚元顯大怒奮衣而出遂與元顯有隙及元顯敗泰時爲冠軍將軍堂邑太山二郡太守遂

晉書卷八十一 列傳 二十一
為游擊將軍遁為太傅主簿桓玄得志使秦收元顯送于新亭秦因宿恨手加歐辱俄並為玄所殺惟遁被徙廣州義熙初得還至宜都太守

德祖璩宗人也父祖並沒于賊中德祖兄弟五人相攜南渡皆有武幹荊州刺史劉道規以德祖為建武將軍始平太守又徙涪陵太守盧循之役道規又以為參軍伐徐道覆於始興尋遭母憂劉裕伐司馬休之版補太尉參軍義陽太守賜爵遷陵縣侯轉南陽太守從劉裕伐姚泓頻攻滎陽扶風南安馮翊數郡所在剋捷裕嘉之以為龍驤將軍秦州刺史裕第二子義真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以德祖為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從義真還裕以德祖督河東平陽二郡軍事輔國將軍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坂及河北覆敗德祖全軍而歸裕方欲蕩平關洛先以德祖督九郡軍事冠軍將軍滎陽京兆太守以前後功賜爵灌陽縣男尋遷督司雍并三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戍武牢為魏所沒德祖次弟嶷嶷弟辯並有志節嶷死於盧循之難辯沒於魯宗之役並奮不顧命為世所歎

劉遐

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也性果毅便弓馬開豁勇壯

值天下大亂退爲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冀方
比之張飛關羽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深器之以女妻焉
遂壁于河濟之間賊不敢逼退間道遣使受元帝節度
朝廷嘉之璽書慰勉以爲龍驤將軍平原內史建武初
元帝令曰退忠勇果毅義誠可嘉以退爲下邳內史將
軍如故初沛人周堅一名撫與同郡周默因天下亂各
爲塢主以寇抄爲事默降祖逖撫怒遂襲殺默以彭城
叛石勒遣騎援之詔退領彭城內史與徐州刺史蔡豹
太山太守徐龕共討撫戰於寒山撫敗走詔徙退爲臨
淮太守徐龕復反事平以退爲北中郎將兗州刺史太
寧初自彭城移屯泗口王含反退與蘇峻俱赴京都含
敗隨丹陽尹溫嶠追含至于淮南退頗放兵虜掠嶠曰
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絕不可因亂爲亂也退深自陳而
拜謝事平以功封泉陵公遷散騎常侍監淮北軍中郎
將徐州刺史假節代王邃鎮淮陰咸和元年卒追贈安
北將軍子肇年幼成帝以徐州授郗鑒以郭默爲北中
郎將領退部曲退妹夫田防及退故將史迭卞咸李龍
等不樂他屬共立肇襲退故位以叛成帝遣郭默等率
諸郡討之默等始上道而臨淮太守劉矯率將士數百
掩襲退營迭等逃走斬田防及督護卞咸等追斬迭龍

於下邳傳首詣闕遐母妻子參佐將士悉還建康遐妻
 驍果有父風遐嘗為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退出
 於萬眾之中及田防等欲為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
 火燒甲杖都盡肇襲爵官至散騎侍郎肇卒子舉嗣卒
 子遵之嗣卒子伯齡嗣宋受禪國除

鄧嶽

子遐

鄧嶽字伯山陳郡人也本名岳以犯康帝諱改為嶽後
 竟改名為岱焉少有將帥才略為王敦參軍轉從事中
 郎西陽太守王含構逆嶽領兵隨含向京都及含敗嶽
 與周撫俱奔蠻王向鱸後遇赦與撫俱出久之司徒王

導命為從事中郎後復為西陽太守及蘇峻反平南將
 軍溫嶠遣嶽與督護王愨期鄱陽太守紀睦等率舟軍
 赴難峻平還郡郭默之殺劉胤也大司馬陶侃使嶽率
 西陽之眾討之默平遷督交廣二州軍事建武將軍領
 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錄前後勳封宜城縣伯咸
 康三年嶽遣軍伐夜郎破之加督寧州進征虜將軍遷
 平南將軍卒子遐嗣

遐子應遠勇力絕人氣蓋當時時人方之樊噲桓溫以
 為參軍數從溫征伐歷冠軍將軍數郡太守號為名將
 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為人害遐遂拔劍入水蛟繞

其足退揮劔截蛟螭辰而出枋頭之役溫旣懷恥忿且
忌憚退之勇果因免退官尋卒寧康中追贈廬陵太守
嶽弟逸字茂山亦有武幹嶽卒後以逸監交廣州建威
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

朱序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也父燾以才幹歷西蠻校尉益州
刺史序世爲名將累遷鷹揚將軍江夏相興寧末梁州
刺史司馬勳反桓溫表序爲征討都護往討之以功拜
征虜將軍封襄平子太和中遷兗州刺史時長城人錢
弘聚黨百餘人藏匿原鄉山以序爲中軍司馬吳興太
守序至郡討擒之事訖還兗州寧康初拜使持節監河
中諸軍事南中郎將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苻堅遣其
將苻丕等率衆圍序序固守賊糧將盡率衆苦攻之初
苻丕之來攻也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
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
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使固新築城不遂引退襄陽人謂
此城爲夫人城序累戰破賊人情勞懈又以賊退稍遠
疑未能來守備不謹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
沒序陷於苻堅堅殺伯護徇之以其不忠也序欲逃歸
潛至宜陽藏夏揆家堅疑揆收之序乃詣苻暉自首堅

嘉而不問以爲尚書太元中苻堅南侵謝石率衆距之
時堅大兵尚在項符融以三十萬衆先至堅遣序說謝
石稱已兵威序反謂石曰若堅百萬之衆悉到莫可與
敵及其未會擊之可以得志於是石遣謝琰選勇士八
千人涉肥水挑戰堅衆小却序時在其軍後唱云堅敗
衆遂大奔序乃得歸拜龍驤將軍琅邪內史轉揚州豫
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屯洛陽後丁零翟遼反序遣將
軍秦膺童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又監兗青二州諸軍
事二州刺史將軍如故進鎮彭城序求鎮淮陰帝許焉
翟遼又使其子釗寇陳頊序遣道秦膺討釗走之拜征
虜將軍表求運江州米十萬斛布五千匹以資軍費詔
聽之加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軍事帝遣廣威將軍河南
太守楊佺期南陽太守趙睦各領兵千人隸序序又表
求故荊州刺史桓石生府田百頃并穀八萬斛給之仍
戍洛陽衛山陵也其後慕容末率衆向洛陽序自河陰
北濟與末僞將王次等相遇乃戰於沁水次敗走斬其
支將勿支首叅軍趙睦江夏相桓不才追末破之于太
詣亭乞降序追末至上黨之白水與末相持二旬聞翟
遼欲向金墉乃還遂攻翟釗於石門遣叅軍趙蕃破翟

遼於懷縣遼宵遁序退次洛陽留鷹揚將軍朱黨成石門序仍使子略督護洛城趙蕃爲助序還襄陽會稽王道子以序勝負相補不加褒貶其後東羌校尉竇衝欲入漢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勳等謀納之梁州刺史周瓊失巴西三郡衆寡力弱告急於序序遣將軍皇甫貞率衆赴之衝據長安東釗勳散走序以老病累表解職不許詔斷表遂輒去任數旬歸罪廷尉詔原不問太元十八年卒贈左將軍散騎常侍

史臣曰晉氏淪喪播遷江表內難荐臻外虞不息經略之道是所未弘將帥之功無聞焉爾遜豹宣胤服勒於太興之間毛鄧劉朱馳驚乎咸和之後雖人不逮古亦足列於當世焉

贊曰氣分淮海災流溇澗覆類玄虬興微鴻雁鼓鞞在聽兎且有作赳赳羣英勤茲王略

首書卷十一

及傳

三

督護

相補不加

用劉京兆人周

魏氏自前代越世羣族備錄

晉曰承今款款之流

吳氏休當世謂

及魏之開去後備米

